

兩淮鹽法志



淮鹽法志卷之二

秩官志第二

家奄有四海地利不廢惟兩淮鹽筴因地制賦藝資經費而守之以官司焉

上命監察御史一人秩正七品

按會典以監察御史巡鹽自宣德始然周數歲

一遣之旋復取回乃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鹽法而巡鹽之差遂省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視淮折長蘆諸司鹽法而河渠由濟寧迤北抵張家灣則長蘆御史兼理之由濟寧迤南抵南京則兩淮御史兼理之遂為定制云附清理鹽法沿革按會典正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史巡視兩淮私鹽旋復取回內外整理鹽法等官清理鹽法之設始於此中間或以都御史理之或仍以侍郎理之或以侍郎兼都御



史理之逮至嘉靖凡五六遣焉後戶科乃請罷清理鹽法極論不便三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都御史不差已有旨了  
疏辭見法制志

御史之職掌察兩淮鹽筴之政令監臨司使平惠商竈凡盜煮私鬻阻壞鹽法者則督令官軍捕撲之鹽糧發運自克濟距留都河渠兼理之無使壅滯諸司之事有所興革咸請於御史審允之而後行御史乃視其成校其功狀殿最參其德行量其材藝而薦糾之以奉行其制命焉  
按憲綱御史巡歷去處有旨即舉見惡即拏何孟春題名記景泰間以巡鹽兼河道而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悉聽其條制非如始命專巡私鹽

而已故今制巡鹽御史自鹺法水利外凡吏弊官邪上風民隱舉得以誣度之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一人秩從三品同知一人秩

從四品副使一人秩從五品判官三人秩從六品吏

禮房書吏一人典史一人兵刑工房書吏一人典史

二人戶房書吏一人典史二人收支科書吏一人典

吏二人雜科書吏一人典史二人承發科典史一人

架閣庫典史一人  
運使月支俸二十六石本色米五石二斗餘二十石八斗折鈔四百

一十六貫同知月支俸二十一石本色米四石二斗餘十六石八斗折鈔三百三十六貫副使月支俸十

四石本色米三石二斗餘十石八斗折鈔二百一十六貫判官月支俸八石本色米二石四斗餘五石六

斗折鈔一百一十二貫書吏月支俸二石本色米三斗餘一石七斗折鈔三十四貫典吏月支俸一石本色米三斗餘七斗折鈔十四貫

經歷司經歷一人秩從七品知事一人秩從八品吏一

人經歷月支俸七石本色米二石一斗餘四石九斗折鈔九十八貫知事月支俸六石本色米一石八斗餘四石二斗折鈔八十四貫

廣盈庫大使一人未入流吏一人

舊制無官吏成化十八年都御史徐英奏

在添設大使月支俸三石本色米一石餘二石折鈔四十貫自運使而下官吏米鈔俱以季支於揚州府  
運使之職掌攝兩淮鹽筴之政令率其僚屬八十有一人以辦其職務給引符俵商鹽督程課杜私販聽訟

獄會計盈縮平準貿易出入以修其儲蓄亭民沾於水旱流亡則賑卹之俾無失業凡興革之事由於所屬者咸質正於運使運使乃議於同知參於副使白於御史而後宣布於治境焉

判官之職掌治分司鹽筴之政令督諸場使促程課理積逋歲巡季歷以稽其課之多寡官之勤惰而懲勸之凡駟僮侵漁悍頑圯族者則治之以法而又以時檢校巡司杜緝私販凡竈情商隱土蔽官邪得於覩聞者悉達之總司而入告於御史焉

鹽課司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俱未入流司吏一人攢典

一人課少而地瘠者則量裁其副使攢典焉官吏全設者凡

十六場西亭興莊團二場副使攢典原未設小海角  
斜餘西馬塘新興臨洪莞瀆七場弘治元年裁減廟  
灣石港餘中白駒四場嘉靖十五年裁減大使月支  
俸三石本色米一石餘二石折鈔三十貫副使月支  
俸二石五斗本色米一石餘一石五斗折鈔二十二  
貫半富安安豐東臺何梁丁溪草堰小海拼茶角斜  
俸米俱以季支給於泰州豐利馬塘掘港俸米支給  
於如臯縣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中餘東俸米支給  
於通州呂四俸米支給於海門縣以上折鈔俱申領  
於揚州府白駒劉莊伍祐新興米鈔支給於鹽城縣  
廟灣米鈔支給於淮安府莞瀆米鈔支給於安東縣  
板浦臨洪徐瀆浦米鈔支給於海州興莊團米鈔支  
給於贛榆縣諸場惟何梁丁溪草堰小海大使俸以  
小麥一斗五升黃豆三斗五升代本色米五斗何梁

丁溪副使豆麥  
代米如大使數

大使副使之職掌催辦鹽課之政令日督總竈巡視各

團鑛戶瘠涵池修竈舍築亭場稽盤鐵旺煎月雨暘

時若煮法以春夏為旺月恒雨則客水浸則促令伏

火廣積以待商旅之支給凡包納折錕和土賣壽虛

出通關者聞於判官禁治之

批驗鹽引所大使一人未入流吏一人儀真所大使月

米一石支給於儀真縣餘二石折鈔三十貫揚州府  
申領淮安所大使月支俸一石二斗本色米一石餘

二斗折鈔三貫米鈔  
俱支給於淮安府

大使之職掌驗掣鹽引之政令辨引符防矯偽權鈞石  
權餘剩守其儲積以給 藩府留都百官之供億焉

巡檢司巡檢一人未入流吏一人弓兵三十人巡檢月支俸一

石二斗本色米一石餘二斗折鈔三貫白塔河巡檢米鈔支於揚州府安東壩巡檢米鈔支於安東縣

巡檢之職掌盤詰鹽引之政令凡商鹽赴掣各候驗於

橋壩下淮南鹽舟泊於灣頭鎮橋下 准北鹽舟泊於安東壩下 查無私夾乃籍

其舟次以上於使司而放之行其有犯禁私鬻者則

舉其貨繫其人以候所司之究覈月終各以所獲之

績比較於所隸分司分司季終則以其績之有無多

寡請於御史而行賞罰焉灣頭鎮安東壩二巡司專

隸使司提調嘉靖二十四年御史齊宗道奏 淮張

港吳陵狼山石港掘港巡司隸通州分司提調西溪

海安寧鄉石莊西場巡司隸泰州分司提調臨洪東

海惠澤廟灣長樂巡司隸淮安分司提調舊制載有

舊江口巡司之在儀真清江口巡司之在淮安附近

二批驗所專詰走水私鹽安豐巡司之在泰州喻口

清溝馬邏高橋羊寨鄉五巡司之在淮安者俱屬使

司節制備倭營寨則有東西二營角斜李家堡拼茶

掘港石港大河河口料角嘴白駒劉莊官軍亦

兼巡緝私鹽月報鹽法察院以待其比較

五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言備官也又曰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言官不徒備也兩淮理鹺之官自  
司使而下其屬凡若而人亦備矣 上供之精糲邊

計之虛實亭民之休戚係焉不人而曰官之無補於事也有是理哉

### 署宇志第三

淮鹺利廣務繁官屬衆盛解舍之設以聽政令者宏規峻址載在諸圖不啻備矣然沿革之故抑亦有可考焉

鹽法察院凡四一在揚州府署東北抵鈔庫巷西抵通衢東南皆抵民舍成化間知府鄭學建明廳廂寢庖溜咸備而門少湫隘嘉靖戊子御史佶乃購東南民

舍基地闢而新之旁爲孔道以達于衢巷稱弘敞焉

弘治辛酉御史允中於西圃構憲度餘思軒侍郎儲

同年友柳陽馮執之以御史按治兩淮卽揚之察院構軒曰憲度餘思旣成巵適至揚肅予軒中飲而告之曰惟御史官視他職最稱雄要凡建白移行中外者稍不合軌度利害輒係焉故蒞事之頃宜慄然以思然天下之事各有職司相諉屬惟御史則宜無不知宜無不言以裨天子之耳目故燕閒之際則宜遐思深念以竭其餘允中無狀誤徵寵茲職日懼明命弗稱僥焉而未逮也川是榜諸楣出入恒觀省焉冀有以奉其職而迨其愆而子爲我記之乎巵重其請因嘆今之仕者致思厥職者固有之矣思及其餘乃志於兼濟求之古人則陸敬輿范希文之流蓋未之多見也夫思之於人大矣聖賢進德修業皆謹於思其語門人弟子往往以思配學屢言之在良之象則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若擬之御史人視之非

有侵官之謗已視之非有越職之嫌極其所思亦莫  
 非職位宜然也嗚呼蒞是官者惟患其不思爾何慮  
 乎出位之有執之之按准也蕭綱維別私蠹凡郡邑  
 河渠亭竈館傳之利病弛張增損其大者無慮數十  
 至其抗章諍事屢發權貴人之私沒其利於官毅然  
 見於色諤然形於言人皆異其為粹然義烈所激而  
 然繇今觀之孰知其本諸中之有思故發之正行之  
 勇而不可禦也哉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  
 足以是名軒執之其殆猶有不足者乎今寓內多事  
 執之受更而還也豸冠衣繡立於殿陛之前進而  
 思退而思惟以獻替于天子而兼濟乎天下未必  
 不自斯軒而得異時持節於斯者追詠高風跋而慕  
 之猶古人然則斯軒也又為執之去思之地也嚙姑  
 記以竢侍郎黃瓚詩云謀野不謀邑裨謀千載人高  
 風流小國况乃耳目臣西堂有妙契宵默萬象春抗  
 懷日月上屬念江海垠問之何為爾逝將埋吾輪問  
 之何所急逝將嬰逆鱗獨披二三策宛與聖賢親法  
 言炳如日一一凝精神豈伊詫軒楹奇葩間叢筠

嘉靖乙酉御史金繼創臺鑑亭於軒北以樹題名碑

而自為之記戴記云嘉靖四年乙酉金奉天子命

題名碑樹于堂之西軒偏且隘而石之下方亦就盈  
 遂徵文以更其舊鑄成置正寢之西隙地覆以亭昔  
 人謂君子不作無益以費茲亭之建也雖廣不盈尺  
 而匪雕崇儉然一材之購一工之役給貲于公帑者  
 均為費矣竟不避惜費之嫌而勉於成者嘗較此之  
 得失於銖兩間蓋有什百相懸者矣惟古今豪傑之  
 士偶經遊歷寄笑傲於一觴一詠之間者尚有傳述  
 矧握憲觀風秉政一方而清議之有關於又矧事專  
 財賦寬則啓競嚴則斂怨而愛惜毀譽之難協於人  
 之情乎然事雖異情雖判而在我之一念方萌神其  
 幾於影響而為天下古今之直道者則未始一日不  
 存乎人之心以故事遠而益徵情判而終合而人之  
 賢否於是乎有定論維揚臺院監臨者邇名自正統  
 始以迄於今近百年其鹽政沿革之可否而人之賢



否與俱巨石載瞻某為過某為弗及某為芳躅之可  
 追某為傾輻之可戒因時以論事因事以求人得於  
 目睫惕於嚴師吾何為不思其所可法而省察其所  
 不可法也巋然堅珉有箴規之默相幽獨之字有昭  
 鑒之恒存豈直序次第榮爵里以為觀美之具而已  
 耶故不以題名顏其臺而以臺鑑云噫鑑之義大矣  
 哉唐史謂以人為鑑可知得失誠確論也卓彼先哲  
 寔維我師媿無以承其後每悚然弗勝其任弗已於  
 贅者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也況鹽  
 之利資於世與水火同無時無處可間焉者矣論者  
 每為籌邊計而不復為民足慮矧所及之地甚溥淮  
 之南自金陵歷洪都盡三楚而止淮之北由廬鳳至  
 申州汝南為界鹽之類數除水鄉僅六十萬餘引以  
 應諸地眾寡之不侔也審矣持迂見者尚欲為存積  
 之說賣窩之弊已不勝其累而引價歲增國既倍取  
 於商商必倍取於農病商即所以病農矣處竈戶者  
 有私鬻之禁而不慮其養生薄海偏場竈逋大半重  
 貽商以買補積是數者而欲鹽之不貴勢豈能行耶

議者又謂正德以前未見其甚不足而嘉靖數年鹽  
 價騰湧倍昔疑先後相去之迥不知正德前權奸假  
 所之例大開私販之門而鹽出無數嘉靖改元秦御  
 史懋功請命令本商納價宿弊一除而鹽之出有  
 稽考貴賤之所以別也大抵弊極必思所以更法法  
 立而意有未盡必思所以救其偏而後繼其父鹽政  
 至於歲得百萬緡公家之所入亦多矣又當為酌中  
 損益之論溥其惠於民故予拳拳以減引價禁賣窩  
 處逋課增額數定時估數事條陳上請以裨商民  
 之萬一其可與否則在君相者之時措何如爾且  
 將持此以告於來哲若以其言是也幸為天下國家  
 籌之侍郎何孟春題名記云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  
 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不藉為利也管仲相齊  
 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鹽於是禁榷後此  
 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時甄琛乞弛鹽禁  
 元勰乞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澤之產盡捐  
 諸民不可欲盡屬官則亦未宜於官無貶於民無傷  
 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舉天

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晏於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十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為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為一州所入過唐天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權貴三四倍而緡錢輕甚其數多寡不足以量鹽之盈縮乾道間葉衡奏今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猶唐也衡又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煮海者徧東南煮井煮鹵種顆者出西北屬轉運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實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據兩京之間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他司又最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闡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為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院當自正統間始景泰三年差御史

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制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准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于極敝而貪商鉅袋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年乙酉吾楚漢陽戴君純夫用監察御史奉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猶唐宋也茲法於祖宗舊制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弊然必少為之所乃適既加清厝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曩額數不廣重有賣窩之弊三弊弗祛鹽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年條制既布牢盆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私販屏跡局筭益饒邊儲克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因時制宜有通變才之所致也奸徒恃奧主開中鹽三十萬引皆坐兩淮君力陳不可狀得旨移半派長蘆等處時論尤稱之其他河道事安東已就疏通寶應繼行挑濬具有成勩其他凡使措事內當為者為之必力其才操

卓卓如此豈易得哉君及代期邇走書告余揚州察院當題巡鹽諸君名氏勒石願有記書此復之續題焉者尚有**信復即寢北竹中隙地結勁節亭以自勗**考于此

**焉**推官胡堯時記云嘉靖戊子秋八月七日巡按監察御史石坡李公謂屬吏堯時曰察院寢之北有隙地方可六七丈故有竹數十本余雅愛之因結亭於其南名曰勁節以自勵也汝曷記之堯時於是作而言曰節之義大矣其於道也為義為陽其於德也為貞為剛克其於人也為君子其於物也為堅多節而竹其一也夫竹虛而能固通而有制直而不倨俯而不屈貫乎四時夫是之謂勁節然而有本也在易震為竹震陽卦也其象為雷竹之蟄也應雷而發從陽道也此其勁執甚焉辟之君子長善之象也太極動而生陽陽者善也故學莫大乎長善善莫大乎立節故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言君子瞻竹之美內省其德而思立節也雖然太上無節其次立節其次無節何也秉德不回與道為一而渾然悠然變通無

方不渝乎貞節之上者也獨行不隨率循矩方維道所在常變弗漓立乎節者也外觸內移棄其本真狗逐如流莫知所執節斯茂矣故君子於是觀竹焉是故虛以受善觀其能固通以應物觀其有制直觀其不倨俯觀其不屈而亦有本也德性用事觀乎其蟄發傳曰陽明盛則德性用事節斯立矣節以章德德以張範以師在位以倡直言以屏貪懦以植化基以翼大猷監司之職也維公有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堯時不敏敢請事焉公曰噫嘻太上無節聖人之事也立節者希聖之事吾作亭之意也無節者竹之弗如可以**癸巳御史相感名亭意而序**監矣汝其記之以俟

**之**周序云維揚院之北隅石坡李子環亭而封其竹忻然若有情於感遇公暇輒退於其亭閱閭蕭瑟人意自遠以為見此君之晚夕之陰暄不陽曜靈未與景風弗舒而蓁蕨蕃焉芟蔚蔓焉蒺藜繫焉蚊蟲于飛雀鷄于狎焉此君則蒼焉猗焉癯焉肅焉自若也

周子曰此可以觀節矣觀節可以識體可以見性矣  
觀性可以知心矣是故孤而貞者其節也堅而固者  
其體也挺而直者其性也洞而虛者其心也夫節貞  
則不屈可與勵行體固則不拔可以立身性直則不  
倚可以建中心虛則無我可與聞善君子於是乎有  
觀焉且自況焉誠比德也亦以見才也見才以其適  
用也適用以其周德也是故簡牘之可以詔後鏃羽  
之可以威遠而文武之才備為籩為苙以敷宗廟為  
簫為篁以和韶濩而禮樂之才備此德之推也用之  
大也善觀物者所以感而遇遇而況也不物於竹而  
我於竹君子可以省矣否則大塊間一植物耳烏乎  
觀而烏乎遇昔仲尼適衛聽竹聲而忘味乃知武公  
之所以盛故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簣言念君子其溫  
如玉比德之許也古之開三逕稱七賢號六逸者娛  
竹焉已爾詎知所謂勁節者哉予嘗觀斯亭盟斯竹  
久矣方喜於所遇殆將與此君別焉不可以無贈故  
述吾之所以遇焉者書之  
甲午御史九臯改勁節為  
以俟後之比德者考云

### 仕學而作記以明其意

九臯記云史曰夫學也者脩德之菑田畚經世之槩燮而入

道者之津術也是故古之君子無不學窮達殊遇隱  
見殊地險夷殊勢小大殊事存心養性日乾而夕惕  
焉無不學故君子之道爛焉德參兩儀業施後世與  
天地日月不朽矣後世君子方隱約時日乾而夕惕  
焉無不學乃其學術則與古人異一旦得志又復弁  
髦其業棄之日惟宮室妻妾輿馬田宅是究是圖即  
不為宮室妻妾輿馬田宅是究是圖亦惟飾庸搗翰  
以馳騫於世與古之君子合小大齊險夷一隱見存  
心養性下學而上達者同邪不邪然則後世德業不  
如古豈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乎子夏有言學而優則  
仕仕而優則學蓋傷之也烏虜何其閔廓勤勵君子  
也余自惟禱昧不能為子夏役然私心竊嚮往之乃  
者按維揚宴息遊適各有攸寧而誦習顧無定宇瞿  
然曰嘻學其荒哉乃改勁節亭者而居焉命之曰仕  
學軒退食之暇則處乎其間以省過平躁祛欲澄慮  
誦詩讀書學文游藝究聖賢之精觀古今之變以竊

附於子夏仕優則學之義烏虜其庶乎合小大齊險  
夷一隱見存心養性不懈不息下學而上達乎後之  
君子其亦有**御史垣復為說以廣之**垣說云維揚行  
臺舊存勁節亭

取乎此也  
旁植竹木頗有幽致芝南徐子巡齋之日每退食必  
居焉因扁曰仕學精舍示不怠也夫所謂仕者非鹽  
政乎所謂學者非誦讀乎出而聽政入而觀書無所  
息處亦無所息時非不怠其功者能之或曰鹽政之  
於學也何居曰鹽政亦學也吾將於鹽政而發之也  
曰誦讀之於仕也何居曰誦讀亦仕也吾將於誦讀  
而養之也然則仕學之於人也果若是一乎曰有異  
時而無異心有異處而無異用有異見而無異功學  
者其心也誦詩讀書覺此心者也仕者其事也發號  
施令運此心者也心事合一君子盡性之學見矣性  
無出入無內外時乎臨民則為仕焉時乎讀書則為  
學焉渾然宇宙其體一也故知學即知仕矣知仕即  
知學矣知性即知仕學矣學以養心是故日新而盛  
德生焉仕以行政是故富有而大業形焉盛德大業

通達無間是故純而不息發而不禦而成性存存之  
神備焉成性存存而仕學一矣猶之誠焉學其成已  
也仕其成物也成物即所以為成已者也一也猶之  
敬焉學其脩己也仕其安百姓也安百姓所以為脩  
己者也一也是故吾嘗求之於吾矣朝而聽政不作  
戚以逞不求便以安是是非非大小小吾惟以吾  
為學之心應之則退而議政夕而考政觀之心而安  
焉對諸經典而悅焉殆將無有所未覺迨夫事過之後靜  
閱古訓必將倏然感戚然悔惻然懼期於必改而後  
已所以然者何也一也故古之言脩身者則曰忿懣  
曰恐懼曰好樂曰憂患其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則  
亦曰親愛曰畏敬曰哀矜曰教惰曰好惡曰忠信曰  
驕泰皆不過言乎其情而已約情以合性而脩身平  
天下之事舉之是故君子之學盡性而已矣後世之  
為仕學者吾惑焉以廣博為多以淫逸為靡以摘章  
鈎句為工日誦而月有益而曰吾學焉及其推之於  
仕也則又不過因循就簡補缺塞漏回視前日之所

學者則大不侔而曰此吾仕焉其蔽也甚矣或曰然則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說非與曰仕學皆學也仕學雖異而優之之心一也仕學而優焉則性盡矣予因徐子之說書以自勉且以正於後之君子御史璉牡丹記云揚之署有亭曰勁節者石坡李子所建以自勵也芝南徐子易名仕學軒而撤其故題以資政焉予至而兩存之亭之後舊培牡丹一本其幹若老蓋有年矣惜也不傾於陽而兩楹是逼且歲為簷雨所注殆困而未亨然主人愛其種而重其遷竟莫一為之所者予至而徙之北為臺為檻歷冬殊暢於昔君子以為得遇之時夫一名之樹一卉之植微也誠於心有所見合而言之皆道也蓋天下之理一也苟志於斯則固未有不由明而行由行而成由已而人而物者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而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噫聖矣下此而欲企及焉能無序乎非智何燭惑矣非仁何守移矣非時何通滯矣不惑則可與適不移則可與立不滯則可與權是則學始也節成也時終也體用全功缺一弗可者

顧亭之名虛也亭之卉實也義以名寄而道以物形是故君子作牡丹識金牡丹詩有序軒外有牡丹叢生數幹高可五尺許在南土以為牡丹之最茂者先春發芽春暮始開公餘時一相對天然風致解滌煩襟賞興不自已賦詩以紀其盛云最愛靈根得氣先冒寒生意見春前飽滋雨露開來晚照耀晴暉覺更鮮笑對花神嬌欲語愧無詩句巧成聯閒來賸有離塵思浪說蓬萊遠市廛參政朱應登跋云揚州御史行臺舊植牡丹數本侍御龍山先生按部至適當花時花特繁人以為祥也先生賦詩賞之夫牡丹在春花中以妍稱今讀侍御之詩標韻逸出姿態橫生真能為花增妍可以傳矣昔魏公守揚州有芍藥金帶圍之祥而四賢宴集相繼並相名公勝事流為美談今先生風望無忝魏公而花事兆祥名賢表勝如此豈不為吾揚重耶因書之以徵諸將來云御史存德牡丹行云晨發盼庭柯奇樹立當宇灼灼南國姿翩翻霓裳舞悠悠白日長嫋嫋芳意吐睠彼採桑婦懷茲淚如雨原蠶未三眠吳地鬻新縷達夫妨既濟先

陰徹桑土貞士貴肥遯牽離江之許良農事西田所志非鍾庾嗟予一何人來對花神聚舉世重朱顏顧解良獨拊衣穀誰為勞居安患未覩行止各有時安能豫世畧耕獲戒勿妄黽勉遵先矩豈不珍佳麗佳麗還辭樹把酒問君家家在洛陽土一叢深乙未九色花中人賦十戶欄樹幾何存世事應難數

### 臯創後樂軒於西圃

吏科給事中陳壇記云君子之於天下也有終身之憂焉負重

者以力鉅勝適遠者以慮危達非力而任足雖者百鈞不慮而行跬步者千里故君子負思其重則必力之適思其遠則必慮之吾其敢但已故憂與身終然則君子其何樂曰是君子所以樂也君子非惡夫樂不以樂為先故後之君子非樂夫憂不以憂為後故樂之文正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君子之視斯世也猶已病之也安見其為樂而樂之後樂者先憂先樂者後憂君子憂斯之為樂也今夫坐廳事據案以待趨走唯諾刑賞唯命非君子之樂也仰而君德俯而民命

吾有責焉吾樂乎祿而無憂乎君吾樂乎奉而無憂乎民謂之樂者否也建一議行一政有係乎上下可適乎治以行吾憂內省不疚飲食委蛇禍福惟至得無樂乎其或狎比朋私睚眦仇怨抗行孤獨過為浚刻以頤欲快情亦以為樂之兢兢也而不知理亦相伏憂必隨之故君子以樂為後天理之樂也自憂而得也小人以樂為先人欲之樂也自憂而極也侍御徐子芝南蒞鹽政於揚署其行臺西圃之軒曰後樂命壇為之記壇曰子試憂於子之堂而後知樂於子之軒夫子風紀之司也負重矣思以加名實於上下適遠矣子志於聖賢之學力之以大行於明聖之時慮之以危吾知子之有憂也子得其所以樂乎子試念之居子之堂而苟有一之不憂也則退居子之軒而能樂乎是子之軒是子之堂之考也然則名子之軒曰後樂則亦可名子之堂曰先憂徐子曰吾軒其以是自考矣記之石且以俟後之之觀風者

### 南為方池俯池為一鑑亭亭初名交翠作於弘治間

# 至九臯乃更為一鑑垣銘之

垣銘云有翼其亭有方其池亭負之陽池北其

猗其北維何內陽靜止惟陽斯通惟止斯一惟以鑑  
 形惟以正思形之不端惟思之迷毋曰天遠昭察在  
 茲母曰人遠孔昭以微勉哉君子獨覺不遲或觀其  
 堂或觀吾私不將以迎不背以馳鏡空衡平如水之  
 涯可以旋天可以存璣可以興雲可以藏螭廣哉斯  
 泉滄海以之其廣為何惟一惟幾惟一無二惟幾則  
 明靜對厥亭有惕嚴師九臯詩五首其一遲日幽亭  
 麗春風載筆過籠煙芳樹暖入望白雲多跡尚羈簪  
 綬情偏洽薜蘿遺茲玄圃勝時縱一長歌其二栢欲  
 凌霄上梧全與鶴聞文魚屯水曲素鳥沒雲間點易  
 研柔露焚香學閉關庭階春草長未許僕人刪其三  
 誰將嶰谷種移植傍簷檻濯露瀟瀟靜懷風冉冉清  
 不須千畝富已得七賢情諷嘯頻移日高標欲爾盟  
 其四憶別五鳳城同雲灑寒雪行游一鑑亭淑氣回  
 芳節徒重倚門思未能補袞闕飛來雙白鵬羨爾超  
 塵繼其五環亭幽草合一鑑浚源開苔破行雲入人

歸浴鳥來風文依石檻日色隱層臺喜協滄洲趣臨  
 岐首重回理一鑑亭南小圃一首課僕平幽園誅苑  
 作小臺竹依辰日藝花雜四時栽黃鳥循簷下玄鷲  
 拂檻來忘機渾已久爾輩不須猜相亭中短述十三  
 首邊報四首其一胡虜吹未息牧馬尚依然試問雲  
 中守誰分闔外權牙璋虛幕府華屋自貂蟬何處云  
 開餉三軍慰解懸其二已知旋凱日先頌出車篇烽  
 火專城急笳聲落照邊銜恩酬聖主授律佐戎旃  
 勞役惟傳祈功名在著鞭虜庭須蹀血賜璽見忠賢  
 其三塞上秋聲急尊前雄劍寒問誰符玉帳到此拜  
 金壇簿伐功須早和戎事可嘆人生期竹素許國敢  
 云難其四高秋零白露看劍憶西陲漢世推全盛賈  
 生何獨悲能言封事好未慰廟堂思餉道日云杏金  
 城計有餘除夕一首昔逢清祀此南巡兩頰椒盤餽  
 五辛今夕不謀分歲飲明朝相笑隔年人慙慙兀坐  
 消殘臘裁取新詩待早春燭盡起看回北斗青煙如  
 書爛然薪立春二首其一一條風初入仗葭管始回陽  
 曉日青幡影五雲蒼玉光鬢歛羞綵勝臘去剩撥漿



東郭看農處家家占歲祥其二年來江上夢昨付臘  
 中歸曲伴雲翹舞釵分綵燕飛青陽歌曙色澄景載  
 晴暉懶剪春盤韭惟慚心事違人日一首八日逢人  
 喜還餘栢葉盃雪飛知舞臘花落故粧梅情逐盤蔬  
 雜春餘金勝回無能酬 聖主懷古一登臺夏日二  
 首其一幽亭入初夏有客來清風芳草暗成綠孤葵  
 只自紅坐忘心境徹醉後物情空待月南軒下詩成  
 不計工其二虛襟不著暑思遠坐來清芳草猶春色  
 明花空世情羽書馳北伐征戍苦炎精簪壁徒勞積  
 應慚蒼珮鳴九日二首其一一出郭牽幽事秋臺久坐  
 賒蕭條淮海士爛熳鶴林花一曲香醪嫩西風吹帽  
 斜摘星樓上月千古照平沙其二幽亭好秋色薄暮  
 度柴關曲徑烟花重飛觴籬菊斑照殘留碧草木落  
 見空山細看茱萸熟何嫌秋景閒冬日一首西圃夜  
 生白東人苦急景偏宜一鑑亭空浸八牕冷竹底蘭  
 甕秋梅邊霜月影願言來清風談玄此真靜御史選  
 詩有序云坐一鑑亭偶北風突起園物蕭索忽憶舊  
 年東巡見海民之苦輒憮然有作凡二首其一黃雲

兮杳杳絕林木兮翻長眇目鴉雀今日不來惟螭  
 今夜圍繞築泥垣兮棲水旁取魚蝦兮扶饑殍嗟斯  
 人兮處窮廬顧繁華兮竟窅窅其二陰雲兮密合散  
 霏零兮雪響響北風兮猛於雷漲飛潮兮紛泔泔瞻  
 危墻兮頽莫支顧草蕩兮屯魚蛤業已戕兮生莫擬  
 彼齷廩兮忍牽納允中交翠亭詩別館深沉一小亭  
 飛塵不到鎖層扃竹遮古栢春餘綠草滿新亭雨後  
 青茂叔立言潛太極子雲悟易讀玄經陽和會得寒  
 霜始執法何妨照福星金次韻蒼翠交枝半掩亭曉  
 來芳馥透重扃宦情聊得餘閒日草色行看次第青  
 叢積若無吟弄趣仕優也負帶鋤經自家生意只如  
 此節序從他轉歲星復次有序執之以方直忤於權  
 貴卒於詔獄仍用韻表其忠赤亭即執之建也嗚呼  
 斯人不復見矣而遺跡焉可泯哉試問當時有此亭  
 傳聞風采啓幽扃湘江家世齊衡表淮水勲名入汗  
 青一曲高歌成古調百年正氣是常經臺端聲價今  
 猶重不愧中 庚子御史璉改餘思軒為兩淮書院後  
 天執法星

名栢臺 堂曰開卷有記 璉記云 聖天子以離政輸

書舍 歲監之而揚寔駐節地故其署有圃有軒有亭有池 池舊無水而亭之南亦大荒蕪弗治庚子予被命 來代即語有司者辟之築山導流雜以松卉蔚然大 觀而池可魚矣公暇每憇於斯澄慮洗心若脫塵世 久之乃翻然悟曰地之不治則荒學之不講則茅塞 其心其荒殆不止此因改署西北隅空軒一區為兩 淮書院購書若干而退輒開卷其中遂以名堂夫軒 舊為柳陽侍御史馮執之所建也蓋謂御史之職無 一而非所當知則亦無一而非所當言思不惟其職 而欲以歷其餘庶無愧於 天子之耳目不幸而利 害是及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如歸如飴亦所甘心故 榜其楣曰憲度餘思而題其中曰求是者以此厥後 戴氏龍山復結亭於北樹名示鑑其風俱可想也但 予惟李先之告其君曰養人神智莫如書是讀書固 為學之一事然古人云必先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 至故宰相之任必讀書人而論語半部可治天下不

學面墻蒞事惟煩學問之道焉可誣也從事於斯而 日就月將以緝熙於光明予恐學思不罔思學不殆 餘思不專於思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求是莫要於 是誦詩讀書尚友乎古之人而其所鑑又豈止於斯 世斯人者邪此兩淮書院之所由創也或曰是固得 矣山水之設何居予惟君子之學藏焉脩焉息焉遊 焉蓋以精力有限之軀久之必昏而從容自得之入 乃為深造以此究理靜而虛明以此行政動而通達 扞格遺忘吾知免矣况夫臨川登秦皆道之形而一 張一弛文武不廢如必以山水為玩物喪志則夫臆 草盆魚豈為無見而智 改草亭為雙梧亭 御史廷立 仁之狀雖孔氏亦荒矣 短述五首其一 迂性平生疎酒味偶然微飲動微吟 天風高樹迴幽鳥月色虛亭見遠岑對竹且饒山谷 興問玄空識子雲年年浪跡渾無補公廩頻餐愧 自深其二 貪勝漫過西北圃得閒聊寄短長吟便開 晚席留春意還倚晴霞認楚岑綵纜尚遺煬帝迹荒 祠猶誌董公心邇來懷抱憑誰共坐聽更籌送夜深

其三銅墨昔曾留架浦峰頭常放楚狂吟今來景物  
徒三月何處壺觴借一岑春筴日侵公舍路晚雲時  
動故園心凡才豈解疏鹽政獨抱先憂與歲深其四  
小園茆屋自蕭森翠竹濃花入細吟雲意忽收江上  
雨客懷遙接日邊岑東南督賦慚劉晏蚤夜知能憶  
距心萍梗乾坤無定在他年回望廣陵深其五天書  
適下黃金殿遊子歸兮白髮親綵服重違歡喜地青  
春豈伴寂寥身相望渺渺水雲遠况復嗷嗷鴻鴈賓  
欲整綸巾還舊隱  
日過回首獨逡巡  
丁酉垣闢池西隙地爲射圃作觀  
德亭記垣記云予素不習射每舉弓便隨意一發無  
射之法曰未射之先正其志既射則直體向鵠小  
者大視之遠者近視之就而執弓矢左手如拄肘曲  
之上可置杯水右手引滿未發則極其力既發則惟  
左手之命而若不知乃於維揚行臺之暇遂執此法  
射之西圃一心直體一心視手又一心引弓與省括  
焉若與法合然發之十餘矢亦無一中者乃不覺意

動閑志盡矢不論其中與否然一釋沒鵠自後每以  
此發而每中焉蓋心一也予乃悟曰古之所謂射以  
觀德者其此之謂乎德者得也得得吾心自然之理也  
吾心自然之理存於法而弗拘於法可以言傳而不  
可以言盡無忘焉無助焉無忘無助之間本體中正  
而不容有一毫人力之所爲者是也是理也道器爲  
一心事無間故以之執事則不著於事不滯於心合  
乎心與事之中以之習射則不隱於道不滯於器合  
乎道與器之中中也者中的也心法之間也廢乎法  
以放其心者不及焉者也猶之吾前者之隨意以爲  
射也拘乎法以狹其心者過焉者也猶之吾後者之  
執法以爲射也過與不及而能有中焉者鮮矣是故  
觀射所以省中也射無定法隨時而見見無定本隨感而  
形故曰爲君者以爲君鵠爲臣者以爲臣鵠爲父者  
以爲父鵠爲子者以爲子鵠言君臣父子各當自求  
其中也君之鵠以仁臣之鵠以敬父之鵠以慈子之  
鵠以孝故觀君鵠則知仁矣觀臣鵠則知敬矣觀父  
鵠則知慈矣觀子鵠則知孝矣鵠也者即仁敬慈孝

之所止也是故君子之學止其中而已矣博約之循  
 循也聖智之兼盡也內外之合一也德業之並進也  
 皆止中之道也猶之射者之心也射者以巧力焉力  
 以巧運巧力俱到以盡中也故君子曰進德之驗不  
 觀其常而觀其疾觀其常者可以勉而為觀其疾者  
 不可強而至故射以觀其疾而巧也觀其疾而巧而  
 博約聖智內外德業自然之體見矣又曰射以志四  
 方也合上下四方而射之以廣志也志無上下無東  
 西無南北是謂至大至變至方至圓無所不體無所  
 不運而博約聖智內外德業自然之體盡矣故張四  
 維以舉上下東西南北也心體也是故學莫若觀德  
 觀德觀斯焉耳矣豈為正已之道乎中正焉止矣西  
 圃在行臺右說者亦謂當揚之中云

**辛丑御史植感鶴至作來鶴亭於**

**雙梧北而詠之以詩**  
植詩二首其一  
 倦禽落臺署天  
 地正清秋羽帶瀛雲澹聲傳海  
 颺悠慚予非鐵面對爾恍嵩丘願託還丹使言招子  
 晉遊其二寥落邗城客何來蓬島雛編衣明院栢靈

種異臺鳥依檻情偏馴鳴陰類不孤賦難追赤  
 或配西湖蒲澤詩有序侍御胡公督離之明年利興  
 弊絕爰有丹鶴飛來院署子聞而扁之并俚語講教  
 奇鶴翩然離海嶠乘風翔舞到霜臺蓬壺萬里巢空  
 遠珠樹千年花正開即看亭前齊鳳舞何妨他日長  
 龍胎芝田奮翼皆餘事青禁騰雲不用猜御史應徵  
 鷹翔賦有序丁未冬有鷹止於院樹索膠于枝童子  
 相戲羣鳥聚鳴取而飼之越宿館人告予以留蓄予  
 為之去其索脫其鈴遂縱之中庭高翔附于九天賦  
 以送之其詞曰天下之物金石為剛攻之而入磨之  
 而光投以人為累其天常石積而為山之高金流而  
 為水之長泰山級進至其巔長江滔滔夫何可以當  
 之以一航蓋天理之真固匪人為其可妨神龍得之  
 而雲雨巨鰲冠之以長往脩忽得之而南北駿馬得  
 之而稱飛黃苟其至精之所聚曾何柔脆之可當緬  
 彼鷹鳥厥性孔良棲高慕海逐烈風以飄揚王孫公  
 子蓄以為祥或資其搏擊或相將以翱翔我去其繫  
 得遂其長鳥兔遁跡鷄鵠為糧雄虺九首裂缺縮殼

之醜萬狀莫不潛踪而遠屏豈同尺鷃敢以蹠榆之  
飛議扶搖九萬者之為忙凡其逐擊之稱至絕稜翳  
於毫芒繫之歌曰與風雲兮托體與日月兮爭光見  
無禮者轉盼兮能容鳥雀之喧狂選詩有序居兩淮  
日久自訝性與素殊反而求之乃知其有以也賦此  
以自見凡四首其一子性不好武胡為今執弓較射  
乃游藝耽閒徒情躬驕虜肆奸孽連歲扇腥風把劍  
欲起舞累尸欽前忠情知一夫勇聊以紆心雄其二  
子性不知儉胡為今惡奢近江風氣靡人物多虛誇  
世祿鮮由禮富俠於淫哇矧吾享民脂忍先倡浮華  
情知所居陋聊以懲豪邪其三子素亦能飲胡為今  
憚酌合歡原有匹豪興難孤託民瘼日勞衷簿書非  
可閣逸豫不自持淺戾翻成惡豈是絕茲酒無意需  
獨樂其四子素愛登覽胡為今厭往職務匪可曠縱  
觀涉浪蕩車馬良自逸奔馳苦群壤勝地每院制蓋  
迢遙民力宜休養豈是學靜居無心事遊賞

益宏且麗矣先是御史以通州為治所去使司二批

驗所遼遠後移治於揚遂為駐節地一在石港嘉靖

癸卯創自御史鶴齡

禮侍崔桐記云兩淮煮海地為

場寔居其十故事郡縣咸置御史院所以預致館也  
顧獨缺於諸場無乃謂其迂且僻焉抑薄其地未或  
周於置耶是故御史每駐節抵於郡縣雖勵志勤民  
躬親鹵壤者不越宿而行已戒僅勿勿趨辦焉耳歲  
癸卯蓉岡徐君奉天子命監察兩淮鹺政甫至方  
勤勤於時巡疇諮剔蠹勅衷是務也且以行部無歸  
為缺典焉運判郭文仰謀諸運使李邦表輩曰先是  
分司亦無定署比年置署石港石港寔諸場中土廣  
輪相比出入四均置院莫若茲土便亟具請於蓉岡  
君君曰可損部下贖金檄通州知州李充拙授慮事  
同知歐陽時督其植判官楊廷璽翊其勞於是乎物  
土方命時日庀材用會庸徒稱畚築均廩直疏水道  
三越月而院成厥素弗愆院中為公堂後為憩堂為  
寢為軒堂之前為屏門又前為正門門之外表以二

坊堂之左右列耳舍墻垣厨廁閭埴秩秩僉謂是役也吾使君寔勤國計興來許不可以無紀也廼以碑事謁東洲崔子崔子曰吾聞若古勤民君子動有時宅有常朝以興事由作升堂嚴帥厥屬晝以作功端居展采俾民勿隳夕以內省就食有所計勞補過日晦節勞定息有寢夙廼興用無入於惰淫以克兢厥職是故詩稱攸躋攸寧為民動也茲院之作也旅有次次旅則職安民可近近民則情得出可時時出則事集所以樹德省風阜財康國者蓉岡君之斯舉乎余故辭其幣而為錄其實俾嗣至君子知始作者有深慮焉殆非虛器為也選詩有序寓石港秋雨淫甚獨坐寥寥百緒並發乃效白樂天體用紆鬱抱凡九首其一秋雨何相逼令人憶帝京百僚時並轡三殿早鳴珩煙霧籠金闥星辰接玉城君門隔千里寂寂對江衡其二秋雨何相逼令人慮北邊已聞傳羽檄累見報烽烟戰士無休息輸民已倒懸有懷隔千里寂寂對江天其三秋雨何相逼令人嘆海民一方千畝草十室九家貧煙火終朝暗呻吟逐處頻繁輩

隔千里寂寂對江垠其四秋雨何相逼令人憶故山雙闌年漸邁四鬢色成斑毛義非貪寵王陽豈避艱容顏隔千里寂寂對江關其五秋雨何相逼令人憶舊交有懷互叫嘯得句亂推敲鮑叔惟知己楊雄浪解嘲笑談隔千里寂寂對江茆其六秋雨何相逼令人感別離頃篋原並奏鴻鴈本相隨愛月宵傳筆逢時晝較棋歡娛隔千里寂寂對江離其七秋雨何相逼令人念遠臣懷忠甘竄逐瀕死不遂巡瘴地多山魁蠻鄉絕幕賓書緘隔千里寂寂對江津其八秋雨何相逼令人念舊遊郎山天氣闊繡水月光流登麓尋霜兔循涯喚王鷗風花隔千里寂寂對江洲其九秋雨何相逼令人憶舊居數椽開野屋四壁列圖書雲過垣生潤人來戶有車一在東臺乙巳繼創於御虛牕隔千里寂寂對江廬

**史宗道** 桐記云東臺故無察院每御史行部輒就館於分司分司官則退就於鹽課司焉兩淮袁運判才謀諸東臺場使吳紹曾曰東臺寔泰州十場中土御史行部道所由出無院以攸躋則旅無寧次

事涉苟簡非所以崇等威重國計也且通淮二司各置院而泰州獨無無乃於綜理有缺乎亟以建院故請諸御史雲汀齊使君君以為然檄才授其計紹曾督其成於是乎慮事庀材分工董植程功頒直其土方撤故祠以為址其庸徒召募有方無煩諸場其費出運司公帑八百餘金其命日始癸卯仲秋其告成是歲孟冬院中為公堂後為寢堂中為軒各四楹左右為耳房各十楹前為中門又前為前門各四楹袁運判謂雲汀君之奉命而南也多有懋政建院其一也蓋記諸乃以碑事謁東洲桐桐曰天下事其成與否有幾焉我國朝鹽課司之設餘百七十年矣而院事尚莫之講何哉上焉者豈無志焉而下不足以承之非幾也下焉者非無謀焉而上弗之可非幾也雲汀君以務內之學擴彪外之治本之以純篤敷之以激揚勵政勤民虛已體物奉使之賢者也運判之能足以周旋紹曾隨牒寄迹不負科名亦一時之良也是故上有志焉下克承之克承則志同志同則事集是之謂和會下有謀焉上弗鄙之弗鄙則謀獲

謀獲則事成是之謂嘉逢余所謂有幾焉者非耶觀一院之作而幾於上下交相成則天下之事可以備才理耶吾乃今知雲汀君之政豈曰著在淮海雖達之天下可也雲汀君遼陽人諱宗道別號雲汀云

一在安東縣署西北景泰間張丞臬增修御史行部躬視鹵壤疇諮竈隱居焉

使司署治揚州府寧海門外為漢董仲舒故宅今江都東廂張家巷內洪武初在海陵州署東南庚戌同知得移建於揚正統間運使貞始修之繼貞而修之者

為江成化年間為亭為錦舟弘治年間為奇正德間皆仍舊式葺

之無所增益逮正德庚午運使賢乃撤堂庫之朽拓

而新之自為記以識其事賢記云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治所在維揚郡城東隅

弗于城者便行事也或曰城徙而處其外恐或然也

治舊有堂為聽政之所歲久弗葺木腐壁圯瓦傾

落鸛巢其顛觀者陋焉正德丁卯予自戶曹承乏使

事視篆之暇顧其所謂堂庫頽敝益甚大非所以壯

觀瞻慎厥藏也因思所以修之值時多事未遑越歲

庚午腐圯者日益腐圯傾落者日益傾落不葺且什

伊誰之責顧禁例方嚴不欲重煩于官又不可但已

會群商咸集乃號于眾曰匪人人拘樂助者聽於是

范釗等欣然捐貲來應凡得二十人為金三百餘兩

遂選材市陶鳩工擇吉拆而新之腐者易完者存圯

者興傾者直言言翼翼輪奐輝耀又於堂之前覆以

重軒愈益深邃而於庫尤加焉然後堂階整飭規制

宏敞商民胥悅吏屬交慶是足為一時之壯觀矣是

役也肇於四月二日落成於六月望日同寅諸君謂

宜有記竊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鹽課尤為邊

儲之所自出其要在於裕國富民而已顧予何人豈

膺是寄然於職分之所當為則不敢不勉矧茲舉亦

分內事耳第其費出於義勸烏可沒其善之弗稱隱

其名之弗彰哉是用紀其歲月列其名氏勒

之貞珉俾嗣予而居是者尚亦知所自云 **司址東**

**北民居鱗集惟西南皆隙地亨乃繚以崇垣復循垣**

**西南為屋若干楹以募居者而因為之守嘉靖癸未**

**歲饑盜賊逢蠶起運使銳曰茲地貨財之所庀也而顧**

**置諸城表曷障之乃俯通衢作三門而樓其上寰以**

**公私廬舍宛若城堡焉**銳記云兩淮鹽司自唐以來

南陬或曰揚城昔廣司建厥中後改作而隔諸外或曰



篆之餘遍歷司治而觀焉喟然嘆曰天下之廣百司庶府無慮幾千百凡有廩帑囹圄之寄者靡不環諸城內以備不虞鹺司尤錢糧淵藪乃反是是猶珠玉委於道旁可乎哉幸越辛巳壬午兩歲時和年豐民安堵無他虞嘉靖癸未齊魯吳楚赤地數千里而淮揚兼以澇餓孳盈途人相食漠不為異予因思曰斯時斯地可高枕肆志乎顧司外通衢東南北皆有隙地可作明以為保障乃命工會料規畫周悉其實請于巡撫長垣胡公巡按太原劉公巡鹺石州張公皆許可於是購甃瓦木植聚群匠而作之值取囚楮之金力役居官舍之民門甃以甃上覆以樓深廣各丈有三高倍之樓櫓相望宛若小城狀經始于仲冬丁未落成于臘之庚子適有客過予相與登樓而眺客曰偉哉此舉真百年良圖詩謂未雨徹桑易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無愧哉然物必有名子名是門維何予以東南北名客曰此庸孺常談非所表章也請名南曰迎薰北曰拱極東曰賓陽予問其旨客曰昔者舜彈五絃琴歌南風詩有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子能礪爾操存平爾政事商而寬之竈而撫之海隅市廛無愁嘆聲茲非迎薰之謂乎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子能彈乃心力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茲非拱極之謂乎傳曰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子居是官也凡渙汗之頒布天語之丁寧洞洞屬屬奉行惟謹所謂天威不遠顏咫尺者茲非賓陽之謂乎是非特名門亦所以勗吾子也子能顧名思義身體而力行之後之繼子者接目警心奮發不怠鹺政其庶乎子揖而謝曰命之矣遂與舉觴酣飲而罷因書以為記運使允禎種栢柳記云維揚之東去城有六七里有栢生柳生者某視篆初各率其徒來謁刺入命伯生進栢生借其徒踈踏至臺下鬱然有歲寒操命以次列于中道兩旁揮侍者某此某此行分角立若文武班焉某某導至廡南北面栢生相顧自慶闈人請柳生進止某曰握髮吐哺予之素心第卽有淮泗之行可俟旋日具儀狀進時丁卯仲春五日也隨發舟泝流而北越三日抵淮又越三日抵泗共越十有二

日乃返視栢生輩顯顯昂昂均有凌霄之氣慰曰曾  
幾何時而長進若是豈時雨之化耶抑居養使然耶  
古人謂士別三日當刮目以待良有以也聞人以柳  
生儀狀進於是脩者短者怡然若東家子者隆然若  
郭橐駝者雜然而前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方今  
聖君賢相用人圖治惟恐不及敢輕若等而爲訑訑  
之聲色耶第要地有限宜於榭臺後各擇便居焉毋  
以栢生疾足得要爲歉旣而有薦柳生與栢生同升  
諸公者乃於儔伍中拔其翹楚者一二付以北門鎖  
鑰蓋以其昔之在散地也皮裹春秋嚴於國史凡蒞  
茲土而食人之食邪者正者廉者汚者慈者暴者或  
志於富貴或志於功名或志於道德三五相與指點  
於疎籬墻角之下若便黑白若數一二今俾居此以  
閱吾榭臺中人使出入顧諟惕然知警其於思齊內  
省未必無一助也客有無是公者過子質之在坐焉  
有先生曰聞有栢生柳生者深爲訥翁與進果誰何  
也烏有先生曰寓言也廣陵逸士有則某必識之吾  
恐所謂栢生者卽臺下之栢柳生者卽臺後之柳訥

翁之意取柳眼可以窺人栢操可以自勵大哉訥翁  
之寓言也嗚呼古人謂百年之計種人十年之計種  
樹一年之計種粟種人種粟之計人所同也種樹之  
計則有不屑者焉合記之俾異時子姓兄弟與夫雲  
仍來而繼此者指曰此栢此柳吾父吾祖所植也或  
吾伯吾叔所植也永言孝思不有所感發耶若夫王  
成美之功則誠有望於二生也謹記副使徐元祉雙  
井亭記云初榭臺舊井無禽且側便道南渠胡子蒞  
政之明日相隙地穿雙井甃而覆之亭衆懷其泉甘  
而功普伯益之愛盧成之變也一日踈菴黃子廉泉  
張子相謂曰斯役也鑿后土引潛流涓涓滴滴瀉瀉  
溶溶有分寧之意洞酌之風今落成矣不勒之扁而  
壽之珉可乎虎山孫子曰殆有取於洗心蓋古人清  
斯濯纓嫌於濁也猶在外也吾將友復入來惟洗吾  
心焉耳他若枕玄石以滌耳恣綠珠以馳情抑末也  
竹亭徐子曰殆有取於辨義蓋古人不飲貪泉惡其  
聲也猶在物也吾將鞭僻近衷惟辨吾義而已他若  
螫神龍於九淵飛列僊於一漱不與也胡子曰噫嘻

知我者二子也何哉蓋前乎濬溪未井其井也而源  
 脉之相通後乎濬溪將井其井也而我口之先得竊  
 忌夫巽斯水者弗患其弗惠也患其弗洗也弗患其  
 弗充也患其弗辨也迺若此願與吾子共之徐子復  
 諗曰井之道備矣泥者言乎德之舍也谷者言乎德  
 之敞也潔者言乎德之汲也甃者言乎德之脩也冽  
 者言乎德之潔也收者言乎德之成也惟舍故敞惟  
 敞故汲惟汲故脩惟脩故潔惟潔故成井之序也洗  
 心者定靜之功始條理也辨義者安慮之功終條理  
 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一以貫之也於道也何有南  
 渠登進士拜天子之官也自劇邑暨佐大郡而丞  
 太僕浚之日遠也雪之日恒也是德之周也井井鑿  
 鑿其自是毗政而委重焉德性用事利澤及人何以  
 異茲故茲井也其有以自旌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吾即此以譽胡子易曰无喪无得示其守也曰  
 勞民勸相示其戒也吾與群家勗之庶觀斯焉者固  
 識斯名稱情而利斯焉者亦希顧名思義借飲方於  
 不世也會肅齋王子東津黎子亦與聞焉僉曰諾遂

扁洗心於左辨其於右叢其說以爲記濬溪都運  
 陽范公總南渠同運洛陽胡公淪之別號諸公類有  
 所書也此宜在所畧云運使暹東韓貞齋太守勘草  
 蕩詩邊餉全憑煮海來邇來海壩半農開蕩中春盡  
 無青草竈下煙微有綠苔涵結最嫌山雨至廩空  
 且勸賈船回行春只識田間苦何日春風到海隈

分司公署凡三在秦州北關者曰秦州分司在通州西

城隅者曰通州分司在安東東城坊者曰淮安分司

咸創於洪武初年二十一年以廣盈倉使蔡玄議遂

廢分司公署而判官咸處總司惟督課則暫憇諸場

公館正德庚辰御史氣奏曰判官職同司牧不當與

鹵丁相遠且往來無定所非恒久道乃建秦州分司

於東臺凡六十有九楹而時雨堂在廳之北弘治二年天久

旱不雨判官徐鵬舉致禱乃大雨三日而後霽因以名堂有詩云三日甘霖天上來海濱枯槁復栽培三

農鼓舞歌時雨誰識東坡識喜懷建通州分司於石港凡五十有七

楹而淮安分司則仍安東舊署凡五十四楹三司各

居所轄諸場中土道里適均時巡季比上下咸便遂

為定制焉

諸鹽課司有門有廳有憇堂有翼舍有解室有賑倉有

貯引鹽價庫制畧相同洪武初罷勾管立百夫長二

十五年復罷百夫長而立大使副使率團總督鹽課

乃置司以居之富安司址圍廣二百五十有一步為

楹凡二十有五始創於史成大使潘齊副使而嗣修之者

為梁喬副使嘉靖十年為劉价大使為陳堂副使十年安豐

司址圍廣百五十有四步為楹凡四十有六始創於

李彥明大使黃榮莊副使而嗣修之者為寇廣大使成化

堂為王聰大使為紀安副使弘治間為胡憲大使為王景

副使嘉靖四年孫蕃記云天下財賦鹽利居半天下

鹽利兩淮居半兩淮鹽場三十而安豐幾半之每場

設官正副使出納鹽利以司其責每十場設判官以

統率之綱總條貫驗日以計課積程黜陟之機實由

朔以來僅一修之至於今益不支矣弘治壬子大使  
 王聰副使紀安惕然以恢復為己任上白於使副南  
 昌萬侯運判西蜀徐侯二侯嘉其志之篤命勸富商  
 助其工下及其亭民之有餘羨者以協助之經始於  
 仲春己未之吉畢工於是年季秋朔旦隘者闕之卑  
 者崇之朽者堅之舊者新之正廳三間後堂楹如正  
 廳翼以東西房二間大門三間中道立戒石亭階作  
 一新倉廩悉具規模宏遠竦然為場司之具瞻迺  
 石作碑請余為文以紀其事余聞孔子作春秋書曰  
 新作城門以舊無而今有書之所以示譏也不書常  
 而書異聖人之心將以警後世之勞民者今天下有  
 司以勞民為念者能幾人耶安豐司廳之修無傷於  
 民而永逸之固二侯之盛心亦王紀二使之才力有  
 以任之耳二侯衣冠世家皆以明經登進士文章聲  
 望偉然人表外此復立社學延師以訓亭民之子第  
 皆前此所未有者萬侯名福字季崇徐侯名鵬舉字  
 九霄聰字士敏陝右富平人安字邦寧北通州人

**梁塚司址圍廣七十有五**

丈為楹凡四十有八始創於潘良安大使何善慶副使而

嗣修之者為田福大使為張輝副使成化間東臺司址圍廣

百二十有六步為楹凡三十有五始創於缺而繼葺

之者為劉濬大使洪武二十年增建後堂為李茂大使為趙諒副使成化

間何塚司址圍廣百五十有二步為楹凡七十有三

始創於缺嗣修之者為艾弼大使弘治間文正公西

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蒙叟自當齊黑白子牟何必  
 怨江湖秋天響唳頻聞鶴夜海腫臃每見珠一醉一  
 吟疎懶甚溪人

曾信解嘲無丁溪司址圍廣百五十有二步為楹

凡二十有七始創於缺嗣修之者為白希賢大使洪武二十

八為胡廣大使成化間弘治間判官鵬舉則葺其增建後堂憇

堂而題之為鶴鳴焉草堰司址圍廣若干步為楹凡

三十有四始創於李思賢大使袁景副使增修而名其憇

堂為槐堂者則鵬舉焉小海司址圍廣二百四十有

五步為楹凡三十有二始創於王孝義大使葉茂副使而

嗣修之者為魏英大使景泰間鵬舉則顏其堂為槐

陰云角斜司址圍廣百六十步為楹凡五十有三始

創於張伯才大使而增修之者為張景廉弘治間為李

禎大使嘉靖間海弘治間建海宴堂於廳北者則判

官豫焉拚茶司址圍廣百三十有八步為楹凡二十

有七始創於張士良大使練俶副使而嗣修之者為王瑄

大使郭通副使宣為胡泰副使成化為劉通大使弘

為李隆大使嘉靖豐利司址圍廣二百四十有八步

為楹凡二十始創於程若愚大使崔志副使而嗣修之者

為甯福大使為王宗副使天為任瓚大使為張宣副使正

馬塘司址圍廣百十有八步為楹凡十有六始創於

宋端大使周原副使而繼修之者為李斌副使成化六年

下馬觀丹竈居民住海邊水鹹天地味潮湧國儲泉

掘港司址圍廣百三十有一步為楹凡二十有六始

創於許某使大王太平使副而嗣修之者為谷裕使大為蕭

韶副使弘治元年石港司址圍廣八十有六步為楹凡三十

有三始創於張炳使大王生健使副而增葺於閻昶使大

運副劉元婁詩散賑過石港謁文山祠因憶先人伏闕之忠捐生之義無媿文山猶幸身死諫行駕留國

安愀然有感乃賦此以寓意石港開庾廩文祠薦藻蘋還因航海客重憶扣關人聖朝天共祐宋室數

何屯懷古傷今淚潸然滿佩紳夏日巡視團竈旭日晴霞斂荒園海霧開褰幃沙磧畔菱坐草亭隈竈插

燎烟集薪車汗血來東南民力竭生事轉堪哀西亭司址圍廣四百五十步

為楹凡十有七始創之者使大馬文中也金沙司址圍

廣三百三十有四步為楹凡三十有九始創於葉玄

使大而繼修之者為陳忠使大為蘇能副使弘治二年為判官守

爨為許秀使大為陳方副使嘉靖十七年餘西司址圍廣若干

步為楹凡十有六始創於張士能使大程真副使而繼修

之者為武鉞使大為周輅副使成化間重葺於己亥潮地後

者為魏豪使大餘中舊址圍廣二百四十步為楹凡二

十有二始創於胡永安使大郭彥能副使而繼修之者為

蘇鑑使大為李習副使正統七年後以去竈遠遠催煎鼎便改

建於火伏草蕩上口者為陳銳使大為祖淇副使嘉靖十三年

重建於己亥潮變後者為李騰大使圍增四十步而楹

減十焉餘東舊址圍廣若干步為楹凡十有二始創

於楊思義大使馬興副使而繼修之者為李熙副使正統十年以

潮變而改建者為李林大使其圍則千四百有五十步

凡四十有二楹焉呂四司址圍廣百有九步為楹凡

二十有二始創於黃季成大使王文富副使而繼修之者

為馬顯大使為鄧玉副使成化督修於潮變衝圯後者

則義官彭瓚焉白駒司址圍廣百四十有四步為楹

凡十有九始創於錢潤生大使張政副使而嗣修之者為

張榮大使成化為陳潮大使嘉靖二十九年劉莊司址圍廣二

十有五丈為楹凡二十有九始創於蔣仲季大使王士

琳大使而嗣修之者為鵬舉弘治為毛武大使正德十

三年建後堂厨為劉忠大使嘉靖十四年伍祐司址圍廣百七十有二

步為楹凡四十有五始創於高子安大使劉啓芳副使而

嗣修之者為譚貴大使為陳積副使天順二年重建於海潮衝

圯後者為舒成大使為于漢副使嘉靖新興司址圍廣

百四十步為楹凡十有九始創於馮子常大使劉奎大使

而繼修之者為何昇大使景泰間為薛奎大使嘉靖廟灣



司址圍廣三十八丈有奇為楹凡二十有六始創於

徐福大使天黃安副使而嗣修之者為郭仲文大使宣德九年為錢

銘大使天順八年為張綱大使嘉靖元年興莊團司址圍廣若干步

為楹凡二十有五正德丁丑御史鳳翔廢天賜而改

建焉堯濱司址圍廣百九十有二步為楹凡十始創

於林景暹大使李仲良副使今漸圯板浦司址圍廣七十

有五步為楹凡四十有四始創於丁乙大使賈清副使而

繼修之者為郭良大使為谷貴副使嘉靖六年為楊鵬大使為宋

王副使二十四年吳經記云國朝置兩淮運司設通泰淮三分司分理三十鹽場場各有屬板浦場

則隸淮安分司者槩而論之其在三十場之下淮北

十場之中乎宋為惠澤場今併板浦商竈衆多課筭

煩盛額設鹽課司於大橋東官街之北正廳以出政

東西二庫以儲引價倉以積課先門二門以明禁而

臺室之建以美觀視辦公務制亦詳矣創始於洪武

二十五年大使丁乙副使賈清歷年既多壞已極矣

至嘉靖六年大使郭君良副使谷君貴乃同心協力

求不負國家張設官吏之意服勞課筭畢力催徵

額課常盈竈民向化乃以修飭衙宇請于當道咸允

行之爰擇日鳩工經營基址正廳仍舊址視前為頗

高焉而庫而倉而臺而室而先門二門其址亦未始

與前異也而制作則稍加善焉惟社學及吏舍之建

則自今始是皆足以徵制作之善而為永世不朽之

良規也工肇於嘉靖六年秋告成於明年之夏時商

賈咸集稱慶經以本場教讀臨洪司址圍廣若干步

亦與列焉而樂為之記云

為楹凡三十有六始創於劉文大使李興副使而嗣修之

者為王廷臣大使嘉靖二十七年徐瀆浦司址圍廣若干步為

楹凡十有二始創於二陳子昇大使可道副使繼遷於大

義團以避潮患者為崔溱大使為廖祿副使嘉靖二十二年圍垣

凡百六十步而楹增十有六大凡為司三十為楹八

百八十有八焉

鹽倉自廣盈之罷其創於諸場者眎產鹽豐齊團竈遠

邇為倉之小大多寡富安三倉正倉在下團天順間遷新彞橋名東倉中

倉在司東北西倉在便民橋南各門一楹守舍三楹土神祠一楹

安豐六倉一倉二倉在司北下竈三倉五倉在通遠橋四倉在關王廟後南便倉在司南新竈各門一楹守舍三楹土神祠一楹

梁塚四倉中倉在崇真橋東南四門門各一楹土神祠三楹圍廣二百丈北倉在崇真橋北門

一楹土神祠二楹圍廣一百七十丈南倉在張家港南二門門各一楹土神祠三楹圍廣八十三丈追補

倉在中街西二門門各一楹圍廣八十五丈東臺二倉南倉在司東圍廣一百十有五丈新

倉在司北圍廣九十四丈何塚二倉南倉在司東圍廣百六十六丈

楹北倉與南倉相對圍廣八十丈今圯於湖惟遺址存焉丁溪一倉司南門四楹

四丈續擴五十九丈草堰一倉司東圍廣百五十丈

凡二百一十八丈亭小海一倉司東北二門門各一楹土神祠三楹圍廣一百十有三丈拼茶一倉

司東北圍廣百六十五丈便倉二天順間罷角斜一倉司東圍廣三十一丈六尺豐利

二倉正倉司門內西向便倉司西北門馬塘二倉在

竈港收鹽 **掘港二倉** 正倉司西廳三楹圍廣五百八

廳各一楹 **石港三倉** 南便倉司南圍廣若干丈東便倉孔

步 **西亭一倉** 司東北官蕩內門 **金沙**

圍廣若干丈各門 **一倉** 在司 **餘西二倉** 東便倉在六甲蕩內西便倉在

步廳三楹 **餘中一倉** 司北圍廣三百二十步 **餘東五**

門一楹 **倉** 舊司惟二倉嘉靖庚子改建東便倉圍若干丈王

三楹仇竈倉圍若干丈李竈倉 **呂四二倉** 正倉在司

圍若干丈俱門一楹守舍一楹 **白駒二倉** 東倉司東北圍

文西倉在運鹽河北圍若 **劉莊二倉** 舊倉司北圍廣

千丈俱門一楹守舍三楹 **新倉拱鎮橋東** 伍祐二倉 正倉東市街東二楹

圍廣六十七丈 **二倉** 正倉司北圍廣九十二丈門一楹守舍三楹便

房二楹 **廟灣三倉** 新倉司南圍廣百二十步土神祠

門一楹 **興莊團五倉** 正倉圍廣百丈范家口

倉司東北張溝 **莞瀆三倉** 圍廣三十九丈八

尺三墩坡便倉圍廣六十丈沙溝村便倉 **板**

圍廣三十三丈七里便倉圍廣三十一丈 **浦四倉** 南倉司南圍若干丈北倉司北圍若干丈便

一畝便倉在三畝界圍若干丈二畝南便倉在五 **臨洪三倉** 正倉在司西圍廣百七十六

畝界二畝二便倉在六畝界守舍俱三楹今皆地 **徐瀆浦五倉** 于公倉圍廣百八十步大

史楊 允立 **東官團便倉** 圍廣四十步 **義倉圍廣百七十二步東**

石倉圍廣若干步西石倉圍廣百  
二十步白現倉圍廣百八十步  
大凡七十有四倉

焉

諸行署在富安者凡十有八副使柴秀始建大判官使鄭俊余价葺之

鵬舉建方堂於廳北鵬舉詩云紙屏方縈列高堂滿座清風一面當可怪世間圓活

輩何如事在梁塚者凡二十有一楹天順七年大使鄧文建正德六

事學渠方在東臺者凡二十有七楹嘉靖六年判官劉修

年判官謝修駒者凡十有七楹成化十一年大使張榮修嘉

浦者凡二十楹正德十二年判官夏邦謨建在臨洪者凡十有六

楹洪武二十五年大使劉便修嘉大凡一百十有九

楹焉

鹽場之有社學蓋始自判官徐鵬舉云弘治二年鵬舉

分治泰州十場乃場置一學學選德行方正者一人

充教讀又自為經訓一篇以諭之訓曰人倫綱常今

聖愚一心海濱民竈雖生長利場知誘物化鮮聞道古一性仁義禮智

義原心論性無不可教况泰州乃胡安定公所生之鄉各場又范文正公監治之地遺風流韻尚有存者

本職出判運司監治斯地豈忍以已之昭昭坐視竈民之昏昏不思胡范之德教徒事政刑之末務於是

設清鹽簿帖革官總侵欺順竈催煎禁總科害查撥草蕩以除豪強兼并較勸樣羅以革官總侵漁退老書

制豪商以安貧困毀淫祠禁邪巫以正流俗勸殷實以備賑濟均鹽課而婚貧竈教竈民敦行四禮母事

佛老不祭非鬼以正其心令教讀訓幼民讀書習禮

先自小學始以養其蒙各場設木鐸老人一名每夜  
 叫誦 皇祖聖訓教民榜文及五教辭以振覺其善  
 又述聖賢格言著為訓詞一篇家給一張使戶讀人  
 誦勿習壯行常接於耳目每警其身心潛消默奪其  
 趨利之念感發興起其本然之天明善復初報本追  
 遠去邪歸正同為善人共享太平庶幾補益風化之  
 萬一耳其訓詞曰為吾民者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為臣而忠交友而信男女有別子弟有學言  
 必忠信行必篤敬心術必正威儀順則衣服遵制飲  
 食有節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貧窮患難相救婚姻死  
 喪相助毋聽婦人言毋爭競長短毋酣飲酌酒毋鬪  
 狠賭博毋用僧道毋惰農業毋欠糧課毋學私販毋  
 尚奢侈毋肆姦淫毋作盜賊毋好爭訟毋倚尊凌卑  
 毋以幼犯長毋以惡凌善毋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  
 者讓畔則禮義攸臻刑憲不犯身家常保帝王之治  
 成學制中為講堂左右為翼舍後為懋室室旁為庖  
 矣

前為外門而繚之以周垣當其時通州諸場惟金沙  
 有社學淮安諸場之有社學者則天賜堯瀆臨洪徐  
 瀆浦四場爾越十三年御史載德乃補闕興墜遍諸  
 場而學之運使亨親定其教事焉蓋彬彬然稱盛舉  
 矣乃其後廢興靡一而制亦寢異學之存者惟安豐

十有二楹富安八楹嘉靖丁亥判官梁塚九楹嘉靖戊子大使

王舉副使東臺四楹嘉靖乙巳大使何塚七楹嘉靖丙戌

李隆重建丁溪六楹草堰四楹小海七楹嘉靖乙酉大

副使謝相重建新興七楹嘉靖戊申大使板浦四楹嘉靖己酉御

史其學改石港社學為書院而祀文文山于中凡三十五楹丙午大使鑛祀五賢於拼茶社學凡若干楹豐利更大聖院為社學凡四楹掘港更僧寺為社學楹如豐利乃若併社學為龍王廟者則廟灣也其遺址猶存者凡二場曰餘西曰臨洪餘十有三場則並其遺址而廢之矣

批驗鹽引所凡二一在儀真縣東南二里許據江岸第一壩淮南諸場鹽必權於此始貨之江湖間洪武初治瓜洲鎮十六年以尚書單安仁言改建於真正德

辛未御史冠作誓亭為記以警於眾凡七十有八楹

記云正德五年夏六月冠以監察御史奉勅來按兩淮運司鹽法始委劉副使讓繼委劉判官仁下儀真批驗鹽引所監掣商鹽堂辭之日諄諄戒以毋為身謀毋徇商情毋來黜罰以遺上君子之羞既而各以事竣來報讓曰商人之心與吾儒異每以刀錐辨香誓於前讓必以身為誓眾口始屈仁曰仁初到所即率羣執事以辨香誓諸天然後行事商始無譁冠皆不以其言為然徐廉察其所行卒賴此誓免他議噫三代而上庸是誓乎設所司非鹽利庸是誓乎設所攝非商人庸是誓乎庸是誓而後自絕嗜慾之萌庸是誓而後得免商人之議庸是誓而後始杜請託之門是誓也其所謂下策乃上策歟於是檄運司作誓亭置諸所且以作之之意付諸石焉使繼是被委而來者必先誓而後即事不如誓者有如此亭亦庶幾防已欲一人心之一端也然此直為職廉恥期遠大者圖之如不畏天命不惜人言貪利如渴甘飴如飴

之輩此亭亦且柰之何哉後之一在安東縣南六十

來者其念諸後之來者其念諸

里支家河頭淮北諸場鹽必權於此始貨之廬鳳河

南舊所基在淮南岸當河衝流弘治間再圯於水費

帑藏七千金築之正德辛未復圯焉御史繹乃從商

議請移於北岸記云仰惟我文皇帝都表燕京控

利當天下十四時或重臣往清其事御史按理歲惟

厥常正德二年今司徒工公瓊以都御史經理於茲

時惟鹽所久圯于水公灼知利害具疏得請部檄尋

至公不徇諸浮言惟視商利用遷規畫孔彰河渠用

濟卜日營基適去弗果以底于今日予曷敢震動以

遷恭成帝命允惟我司徒之德將與于貨寶予廼

登進厥商曰俾爾遷從爾利爾其若何羣商咸再拜

言曰維竈維商懼于而害久矣鹽場散在淮河之方

鹽所願在淮河之南吾鹽之來積以歲月始得浮于

淮達于所或乘舟弗濟敗厥載又曰舊所基岸當河

衝流日夜湍激未十餘年三圯三築後患將莫如之

何也已矣允若茲乃罔不休各願備貲以勤事予乃

審圖決策適御史張公羽按淮借與艤舟登岸縱觀

原隰乃見所謂支家河者其河緣海而出交流場浦

隱若貫珠隨勢疏治即可通于登萊海贛沐陽諸郡

邑往來江淮不負載于道路矣矧良商巨賈出沮如

之區升墜塏之原遠風濤之險遂舟楫之安一勞永

逸千萬斯年予復謀諸撫治陶公琰公曰邇歲弗登

流移盈途募乃工力賑乃餓殍裕乃以民寧不傷財

不害民其利博哉遂以今年二月十有九日移所廣

其規址增其材殖即日治河開其未導決其既壅閏

四月既望粵若來三月通判陳祿具圖持狀告厥成

功予惟曰天下之事惟斷乃成畜疑敗謀方其未徙

議者譁然雖上智鮮以不眩于利害之間予方屹然

守議弗變以克至于今日休居者相與樂其資行者

相與利其便向之譁然者寂若無聞可與樂成難與

謀始君子之語焉可誣也此實非子一人之見其所由來漸矣厥惟經營相視後先維持亦惟有若運使張偉有若知府薛鏊有若副使趙瓚有若判官黎磐終始有成朝夕罔懈又惟有若陳祿專美焉爾凡與事官僚及商賈工藝並嘉靖戊戌運使漳增建監掣勒他山之石茲用不備

亭於廳南為楹凡五十焉

巡檢司凡十有七白塔河巡司舊治宜陵鎮東宣德五年運使士英請立弘治二年都御史嗣移建茱萸灣據河西岸江都大儀鄉鈔關舊基也十一年運使亨拓修之凡十有八楹安東壩上巡司舊附縣治正德十年御史繹從商議請移於漣河河口園上距縣三

里許凡二十有五楹舊惟二司驗商鹽詰私販隸於

使司嘉靖二十四年御史宗道乃請以西溪巡司之

在何塚海安巡司之在拼茶俱洪武元年建石莊巡司之在

如臯南西場巡司之在如臯北俱洪武二年建寧鄉巡司之

移自樊汙鎮者洪武二十七年隸於秦州分司張港巡司之

在海門西吳陵巡司之在海門東俱洪武三年建石港掘港

巡司之在本場俱洪武二年建狼山巡司之在狼山鄉者隸

於通州分司通州學正林惠記云狼山為通川要地南瀕吳會北倚江淮東江窺其左維揚

盼其右繇長淮以南蔚然為一巨鎮也若上諸鹽場偕沿堤於東北而去矧淮海之地斥鹵而瘠是以人



皆視險如易而擅私鹽之利航海渡江率多不律正  
統庚申春監察御史金華馮公傑奉命按歷于茲  
以革其興販之弊嘗登狼山之巔視長江風帆瞬息  
百里出沒罔不由此而經過因據形勢之宜圖畫奏  
請欲設巡司以緝捕之得允所言乃與千戶陳廣  
江永知州劉復等協議得民人錢惟讓曠地一所計  
所當費合用木石磚瓦詳宜設法積聚俱不擾於民  
地之高窪者裒益之狹隘者開闢之前則架之以危  
樓外則繚之以周垣其中官廳兩廊次第以舉廨舍  
監房無不具備經始於正統辛酉三月之庚寅落成  
於四月之丁丑其面嚮揚子江前則狼山蟠其左劍  
蹟扼其右凭高眺望環江控海一覽而無遺既竣事  
繡衣馮公欲記以示將來時碑石已具不果而去迨  
正統戊辰春監察御史大庾蔣公誠亦奉命來職  
斯事按臨諸鹽場雖課額以充而私販不萌然思竈  
丁未免有艱食之嘆於是請于上准撥姑蘇糧儲  
萬餘石歲例以為常竈丁辦正鹽之外有餘力者上  
鹽一引得米一石以濟之孰不懽忻踴躍而深幸之

旅見私鹽無興販之弊逃戶悉復業之安歲孟夏糧  
自姑蘇而來舟抵巡司之側繡衣蔣公處分諸場因  
見空碑未刻詢問所由乃惻然曰馮公吾寅友也嘗  
語斯舉未就巡司新設弗記曷知厥始於是知州孫  
徽暨諸僚佐徵記其事予辭弗獲姑述此以記歲月云  
臨洪巡司之在本場洪武

元年建東海巡司之在徐瀆洪武二年建惠澤巡司之在張

店鎮洪武三年建廟灣巡司之在謝溝西洪武八年建長樂巡

司之在安東北者洪武六年建隸於淮安分司俱聽其節

制焉

鐵盤廠在泰州大寧橋之河西洪武二十五年知州陳

宗開建廳宇凡九楹鑪凡八座樣鐵一角凡二千五

百斤列監造官姓名於上歲又爲居民所據弘治二年御史禎復之嘉靖六年知州王公弼卽故址改爲預備倉因以倉基爲鐵盤廠焉

兩淮治鹺之宇幾二千楹其躋芋於中而顧分以思溢緣法以明紀者要不爲尠矣惟社學則廢者弗興而存者亦若贅疣若敝園然間有徵立師長以迪之者則又惟其薦不惟其人視竈民子弟如傳舍供饋之夫而所謂師長云者往往席未及煖卽索其贄脩行矣故竈民子弟率隱其學疾其師攢眉而入於社

有由然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以海陬之廣獨無其人乎故教成而上以楨國以經世姑置勿論卽以鹺言之其鑛鬻勞苦視三農猶甚苟無所喻於心寧能獨忘其勞而樂爲之用哉孔子有言小人學道則易使故稽弊登課者末也卹竈阜民要矣而亦非本始也惟興民行以裨國計殆闕舉廣猶矣乎夫訂遠謀需緩效然非識達時務者鮮不迂視之矣

兩淮鹽法志卷之二

兩淮鹽法志卷之三

地里志第四

兩淮運司鹽場東北臨海南界海門通州西抵如臯泰

州興化鹽城起呂四距廟灣凡二十場綿亘八百六十

有一里是為淮南鹽場踰淮而西南歷安東海州贛

榆界起莞瀆距徐瀆浦凡五場亘四百有五里徐瀆浦越在海

洋間自興莊團渡海至徐瀆浦凡五十里陸行由臨洪胸山渡海凡十五里至南城抵場凡一百四十五

里是為淮北鹽場經野畫圻分三司以總之曰泰州

分司在使司東古海陵監之境今隸十場曰東臺距

使司二百四十里分司置署焉東濱海西北連何塚

南接梁塚廣百有五十三里袤十七里中為草蕩凡

三千二十有四頃東至海灘西抵馬橋南至梁塚北至何塚田凡四百八

十三頃三分其海防曰范堤南起蜂聚墩迤連而北

抵何塚境都御史張瓚修堤記云監察御史楊君澄

化已亥秋奉命來監兩淮鹽課駐節泰州於時泰

民王福商人李銘與槩州耆老幾千人相與告曰泰

舊有捍海堰宋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時建議所築

亘通泰楚三分司人被其惠而不忘迄今稱曰范公

堤惟我泰州之堰延袤一百二十里西自靈濟廟起

迤東直抵西溪巡檢司接連東臺等一十二場鹽課

司頻歲堤壞加之以淫雨因之以風濤遂致毀沒私

鹺公行盜賊出劫莫能遏桑田斥鹵穀不可藝豈惟

鹽場受惠而稼穡被害亦有年矣君聞之戚然於中

檄揚之知府楊成同知張錫泰之知州陳志共覈實

會計財物之費其自區畫者亦多鳩工集材擇州判

丁綸如臯知縣向翀暨所屬能官分地任功經始於

是歲二月越六十日而堤告成堤高七尺廣視高增

尺者三樹以萬柳周道如砥民其宜之君又以堤西

相接魚衡莊造水閘土壩各一事壩以蓄水而備旱

避潮墩散列六團凡十有二

墩形如覆釜圍四十大高二丈容百人潮至則

適丁趨其上避之稱便焉嘉靖己亥運使鄭漳請于御史吳悌立

其河渠曰官河諸

相通達于總司者為商運河附發于葦灣折而北歷于本場通各團倉者為竈運河

時雨塘達于何塚南循范堤逕于南倉合楊家濮達

于梁塚竈河

凡九河曰餘慶團河利用團河豐盈團河大益團河永盛團河梅家竈河廣儲

團河房家發于北倉會于煎鹽河入于海而水關新

竈河新河橋官河發于北倉會于煎鹽河入于海而水關新

梁梁為安豐為富安東南為拼茶為角斜凡五場梁

梁梁為安豐為富安東南為拼茶為角斜凡五場梁

梁梁為安豐為富安東南為拼茶為角斜凡五場梁

梁梁為安豐為富安東南為拼茶為角斜凡五場梁

梁梁為安豐為富安東南為拼茶為角斜凡五場梁

梁梁為安豐為富安東南為拼茶為角斜凡五場梁

梁梁為安豐為富安東南為拼茶為角斜凡五場梁

二北逕于中倉達于東臺南匯于市河夾河逕于南

倉達于安豐竈河發于中倉河流于新開河凡九支

流于南洋孫英竈者凡二十五里流于北團白家竈

者凡三里流入新團湯家竈者凡三里流入苗家竈

者凡二里流入中團李家竈者凡二里流入黃家竈

者凡二里流入煙墩張家竈者凡四里流入顧家竈

家竈者凡五里郁匯于天鵝蕩達于新沙河入于海

而水關場西官袁公場西官河上袁通濟場西南官

劉廷一名高橋夾河西清一名躍龍場西通海

苗港東新開通海南新韓家韓家南新崇真一名

河上楊思修開河上來蘇韓家南新崇真一名

廟橋場東十

東清一名雍家橋場東長寧一名破橋

里楊迪修永康場東二十里楊迪修十場里楊迪建新楊場東二十五里

楊迪十有三橋在焉家嚴邊制聚天下財賦歸之以

資魏然就其中鹽稅為最天下產鹽之處有六然就

其中則兩淮為最是兩淮鹽政之興廢國家盈縮

亦賴焉兩淮所隸凡三十場皆有運河輸賦居民亦利

藝甚有漂沒之患故為堰衛之宋天聖三年發運使

張綸及監西溪鹽官范仲淹築捍海堤元延祐五年

都水監河南行省淮東宣慰司開修揚州運河迨我

朝尤加意焉及今河漸淤塞少不雨即涸輸賦者苦

之隄日圯壞民窮而國課益縮是知河堰之修與否

兩淮鹽政興廢係焉乃今嘉靖乙巳袁郡袁用之判

曰吾事也上之侍御雲汀齊公雲汀可其議發金若

千興役是役也用之計工食力計日程工每役必親

至其地勸懲勤惰而趨事惟恪運河南自海安鎮北

抵草堰場暨各場出入河道共二百一十九里深五

尺闊四丈有奇堰南自草堰北抵伍祐場百二十里

闕者葺之下者增之隘者廓之高五尺廣視高倍焉

而紆謀惟恒經始于乙巳不三月二役皆畢上不糜

費下不戕民而規制惟良先主山東貴州試事郡博

今謫監鹽稅大使陶悅李弘吳紹曾副使黃持衡謝

德聽用之咸與供事而用人惟哲昔鹵我田我民弗

堪奕奕者隄易危以安昔我陸輓終夜不息爰浚我

渠易勞以逸我黍蔚蔚茲亦有秋運舸弗休以泳以

游而澤物之仁溥矣夫澤物之仁用人之哲規制之

良紆謀之恒趨事之恪可以觀裕國之忠矣國家盈

縮係鹽政鹽政興廢係河堰修河堰以裕國則我用

之是用之亦可以訓安豐距分司二十有一里使司

後矣因書之為記

二百六十里東濱海西界海陵于莊南接富安北連

梁垛廣七十五里袤十有四里中為草蕩凡三千三

十有二頃八十畝東至海沙南至富安西至于家莊北至梁塚田凡一千

六百十有一頃八十一畝三分其海防曰范公堤起

富安關祠歷五倉壩入梁塚境避潮墩散列五團凡

十其河渠曰官河發于海陵孫莊歷瓦店播而為三

南通于富安東逕于司南三倉三倉四倉五倉北達于司北

二倉一倉二倉流于梁塚竈河發于五壩會于南北新河

瀦于天鵝蕩達于鱔魚港流于光沙入于海而三思

崇寧東市河上亭民沈道福立大使胡憲修廣容林正茂記云二氣呼吸焉間者乘風湧凶奔走如山物之所櫻靡不摧敗居

地矣先正范文正公所由以築隄也隄亘千里其東也抵海僅百里許西抵泰州治所亦如之東以興鹽利西以事稼穡其間若無橋梁壩閘以為水之蓄洩又何以備旱澇哉此橋與閘不容以不逮也昔在宋元民物未繁居是者寡庶事粗畧不過徒杠而已爾迨至我明御極民日益庶政日益舉垂至正統十四年東淘居士王文貴親徒杠之圯壞由是廣市石材易小為大下構圈門上衛欄楯所謂輿梁者是已殊異於昔之陋也柰何歲久而頽王氏公美又從而修之時成化六年也迄今甫四十餘年復見傾圮義官王尚端與眾謀曰斯橋何如是之速壞也蓋由上無定閘以節其水性下無橋渠以導其順流故致奔湍衝激回瀾旋繞於橋之左右此其所以弗堅也於是捐已貲而鼎新之制度之工規模之壯倍加於舊上流則增以石閘下流則鑿以直渠蓋有得乎治水之良法焉眾請勒碑以示於後而謁文於予予惟茲橋之建所惠者大而河閘之創又有以垂於永固可紀也矧文貴作之而厥嗣公美述之厥姪尚端又繼

之主氏奕葉之輝功德之  
相望蓋又有可嘉焉者  
**丁家**一名通海橋**通倉**一

東大使**便民**三倉壩西大**五橋在焉富安**距分司四

張雄建**便民**使賈錦建**十里使司二百八十里東北濱海西北連安豐東接**

**拼茶南界海安廣二十三里袤五十二里中為草蕩**

**凡八千一百二十有七頃**東至李家堡南至泰州二

**田凡五十五頃七十有八畝其海防曰范堤南起海**

**清亭迤邐而西北入安豐境避潮墩散布三團凡六**

**其河渠曰官河發于下團前壩匯于仇湖流于安豐**

**竈河發于三汊河會于鐵索河通于三團運河**東團自南

洋抵倉中團西**達于二洋**即南洋**入于海而防禁**

團自北洋抵倉**鹽課****通遠**祠山**新彞**官街**進賢**社學**便民**便倉**上團**

司前**場東商人****南洋北洋**場東在中五竈**南津**便倉南竈

張昇修**八橋在焉角斜距分司一百六十里使司三百二十**

**里東北濱海西南接于拼茶廣十里袤二十二里中**

**為草蕩凡四百三十三頃二十有四畝三分**東北至

拼茶許陵團**田凡百有九頃九十畝四分其海防曰**海南至

西至楊家河**避潮墩二峙列費家灘其河渠曰官河西發于海安**

**折而東北逕于水關達于鹽倉入于海竈河發于官**



河北會焦家濇入于海北歷董家河者達于下竈會

于毛家港入于海歷利市河者折而東會于北河入

于海而水關場大明橋場東官在焉拏茶距分司一

百五十里使司三百四十里北阻海東連豐利黃沙

洋西南界于如臯廣六十里袤四十里中為草蕩凡

三千二百二十三頃五十有一畝東至豐利黃沙洋

至橫田凡六十一頃二十有三畝其海防曰避潮墩

散列于四團凡八其河渠曰官河西發于週遊溝東

逕于鹽倉匯于旋潭河發于官河流為許濇河者逕

于北濇入于海流為北濇河者入于角斜焦家濇流

為西運鹽港者播而為三逕于諸團北入于海流為

東運鹽港者亦播而為三逕于諸團東北入于海竈

河發于橫瀝東流為南濇者歷于孫家堰達于黃沙

洋入于海發于官河流為金家濇者折而東匯于羅

家堰流為趙家港者會于南濇河發于南濇而為大

亭河者北入于官河而通濟一名西橋在中正在運

上竈民繆通利一名東橋在運鹽河三橋在焉由東

臺而北為何塚為丁溪為草堰為小海凡四場何塚

距分司三里使司二百四十里東濱海南接東臺北  
連丁溪西抵西溪鎮廣一百二十里袤十里中為草

蕩凡一千八百九十頃東至海灘西至防潮岸南至東臺界于河北至丁溪朱家

舍田凡三百八頃有九十畝七分其海防曰范堤南

起東臺北抵丁溪境避潮墩散列于三團間凡六其

河渠曰官河發于西溪折而東北徑于范堤匯于官

倉壩竈河發于官河者逕于大興諸團散于七十四

竈發于東臺者流于時家港會于甜水瀆入于海而

南關北關南關在三賢祠前北關在北倉前便民場西運鹽河上橋在焉丁

溪距分司二十一里使司二百六十里東臨海南接

何塚北連小海西界興化廣百有十三里袤十三里

中為草蕩凡三千九十有五頃東至海河西至泰州至小海界田凡五十頃三十有四畝四分其海防曰

范堤南起何塚折而東北抵小海境避潮墩散布于

五團凡十其河渠曰官河發于趙家莊歷蓋子港東

瀕于包場折而北逕于勝駕河達于東關入于小海

西北達于興化竈河發于官河東播而為五團運河

北會于海沙港入于海而西關場西軍南關東鹽倉前慶

豐三賢祠前官河上永寧勝駕在勝駕河上東關義阡寺東團河

上通濟一名牛橋運鹽河五橋在焉草堰距分司二

十八里使司二百七十里東際海西界與化北連白

駒南並小海壤地與小海錯列廣八十里袤十九里

中為草蕩凡二千二百十有三頃九十畝四分東至海西

至范公堤南至北勝團劉家河北至白駒田凡十有三頃二十九畝二分

其海防曰范堤自小海折而西北抵白駒境避潮墩

散布于四團凡八其河渠曰官河發于丁溪逕于九

龍口東匯于市河西達于海陵昭陽北通于白駒竈

河發于南北新河瀦于鹽灣會于大東河流于諸團

達于柳家港入于海而水關場西小海永安西南官河上大

使周市橋潤澤場南市三橋在焉小海之距二

司其里數與草堰同東臨海西界與化南接丁溪北

即草堰廣八十里袤若干里中為草蕩凡一千八百

三十有六頃東至海灘西至泰州民田南至丁田凡

十六頃八十有二畝其海防范堤即草堰之范堤也

避潮墩峙列于團凡二其商運河之發于丁溪通于

白駒與草堰同惟竈河發于官河瀦于鹽灣東流于

北勝團港由北勝團折而東南流于大慶團港達于

釣蟻港入于海而永寧橋宣修在焉文選郎中林春新開河記

曰自古煮海之利重於東南而兩淮為最我朝通商惠民酌古而式於今者又非前代所及故兩淮轉運統鹽場三十而場之廣隘團之多寡皆有運河輸賦於倉載薪於團乃竈民所利以及供上者也惟草堰小海二場壤地相接合而居之故小海之運寄於草堰之河民苦於今者以役不容已安重于遷每一輸賦載薪往返倍行三十里積以期年妨功倍運其勞可知况小海草堰隔越水道而採薪以供用者以遠且勞率多棄之至秋竟成野燒而已課恒稱歎民日就困乃嘉靖丙申冬十月覺山洪公來按兩淮聿新憲度加意窮民凡風教所關人情所願者修舉無廢蓋奉天子之命推一體之仁惟恐其後爾監生宗部庠生唐滿輩狀事白公公應曰可遂命運使鄭君漳運同胡君瀚孫君廷相運判王君冊相董厥事

出贖金若干兩應賑者半焉從民請也召工開鑿不勞於民不取於眾計工食力計日程工而運河以成長三十九里廣二丈二尺深四尺因舊河之湮而開濬者二十里可以見古今所因人心所同者豈非久湮於昔而大通於今哉經始於戊戌二月四日訖工於四月晦日督工大使王瑞竈民宗郁輩皆與有勞可書碑陰即今勞者息鄰者利採取者便而地產弗遺課用是裕公之惠當與河流永長矣昔者文正范公築堤捍海民到於今思之此河之鑿實嗣其後後之視今可與並觀矣况公嘗立諭長建義倉禮賢士禁遊民皆正俗康民因人心而導利之者也使後之來者無忘前功無侈已能利民宜時者相與修舉焉將視此而動深長思也豈惟小海之利而已哉太僕卿盛儀重濬安豐場運河記云嘗謂天下六運司惟兩淮運司為雄治蒞三分司惟泰州分司為最而安豐又泰州之鉅場也商竈淵藪鹽利甲東南之富我國家國用所需邊餉所賴半出於茲歲嘉靖甲辰至乙巳夏旱魃為虐赤地千里河道湮涸水利不通而

商民病焉凡鹽引之赴掣食貨之貿易率事輒輓而  
嗷嗷之民身無完衣面有菜色者又且在道矣分司  
運判分宜袁君才寔憂之會翼城商民趙栢等具以  
前事訴於 欽差巡撫侍御廣寧齊公宗道公曰爾  
適先得我心者也遂下令於運司而運使永清高君  
鸞與運判君會計其多寡之數出庫藏之儲以給其  
費簡屬官之能者分督其事則安豐大使謫官李弘  
總會其數副使葉璉寔專督理復委拚茶場副使王  
鈇以副之諸君皆協心從事相舊址經財費具畚鍤  
募流移之民因以就食每一丈其橫三丈徑一丈深  
三尺人各給工銀四錢有奇商民若趙栢等尚義復  
助其弗給總竈若丁權等協勞以相其成功始於乙  
巳三月上旬迄於五月將終其河舊名風井運河南  
抵富安北抵梁塚西抵青蒲殆數十里長八千一百  
八十六丈計工值銀三千七十六兩有奇嗚呼斯河  
之濬流派洪遠圩岸由深固水源為之綿長財貨為  
之匯聚匪足以利濟商民而茲場富庶又倍於昔矣  
偉哉諸君之功也河成值待御公復 命北上運判

君宅憂南歸大使新喻胡憲以新任至場僉議立石  
之紀之而副使葉璉復介生員樊潔王淵來徵余文  
為記余恒見有官守者多苟且稱欲繭絲是務求悉  
心民社為計經久如諸君者少也故特書之以告後  
之人時繼而濬之母致於塞共圖利濟商竈於無窮  
也凡有勞於河道者附刻於碑陰以志歲月云郭浩  
濬河碑畧曰嘉靖甲辰歲饑侍御齊公巡視瀕海戚  
休興替之乃設糜以食竈民民亦浸浸捧腹矣時分  
宜袁公分理泰州諸場鹽賦而安福謝先生以考士  
貴藩謫官富安鹽司副使二公乃相與謀曰齊公為  
粥之惠不亦有限乎哉歲之所以凶旱者以河道之  
淤滯鹽阻而不出穀壅而不入蓋兼有所病也遂建  
濬河之議以請於齊公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其  
活當以億萬計公曰都厥惟艱哉議之必堅行之必  
力亦罔後艱遂下其議於都使高公命先生董濬河  
之役自場之通遠橋而西由西便倉透迤而南尾於  
海安鎮之西壩綿亘四十里每橫三丈徑一丈深三  
尺荷鍤者錫以銀四錢有奇自閏正月八日始濬至

五月六日告成爲丈凡六千五百八十費銀凡二千七百三十餘兩竈民因免於饑此河之達於孔道者也其徑流者名串場河自場治之西界安豐僅七里許地皆沙礪命先生濬深之其側出者名東場港亦命先生濬之經始於五月七日而畢於是月廿有八日其財用視其工焉由是鄰場言濬河者逢蠶起矣

曰通州分司在使司東南古豐利監之境今隸十場

曰石港距使司四百四十里分司置署焉東極海西

帶運河南接西亭北連馬塘廣七十里袤三十五里

中爲草蕩凡一千六十頃八十有七畝五分南至西亭蕩界

北至馬塘蕩界西至通州東至海沙田凡三十有二頃六十二畝五分

其海防新堤通界江海間故堤日圯於埤齒每颶濤溢作其漂屋溺民之患獨慘於他分司

云是堤之作蓋議於侍御齊公而成於侍御楊公南起西亭北入馬塘境避

潮墩散列于三團凡六其河渠曰運河西發于通川

逕于東倉者瀦于中澣壩折而東北逕于北便倉者

瀦于宣家壩折而東南逕于南便倉者瀦于錢家壩

竈河發于官河曰王家河入于馬塘河曰江店港入

于白蒲鎮曰陳童港會于劉橋港入于通曰柳港入

于面河港曰南竈港新港會于錢家港入于海而太

平場南官街中宋鎮民卞尚造孔明場東運河上迎恩場西米市官街中永

豐場南迎恩後運河上東岳場東六橋在焉由石港而東爲西亭

為金沙為餘西為餘中為餘東為呂四凡六場西亭  
距分司二十里使司五百里東際海西界通州南接  
金沙西北連于石港廣若干里袤若干里中為草蕩  
凡四百有八頃八十畝東至海沙南至金沙西至通州北至石港田凡五  
十九頃九十有六畝五分其海防新堰起金沙王竈  
港抵石港流水瀛避潮墩散列于二團凡四其河渠  
曰官河東發于通川逕便倉而南入于金沙竈河發  
于官河達于二港潘竈港李竈港會于曲港入于海而水關  
官河車橋場西橋場在焉金沙距分司百二十里使

司四百六十里北臨海西接西亭東連餘西南抵海  
門新治廣三十里袤十有六里中為草蕩凡一千九  
十有三頃三十三畝二分東至餘西西至西亭南至三課團北至海田凡  
九十二頃二十有六畝九分其海防新堤起袁竈港  
逕場而西抵于西亭避潮墩散列三團間凡六其河  
渠曰運河發于西亭北折而逕于便倉東入于餘西  
竈河發于運河播而為王竈港周竈港北達于西團  
為姜竈港馮竈港西唐竈港東唐竈港北達于中西  
兩團為瞿竈港北達于中團為進鮮港袁竈港北達

于東團咸入于海而官關運河通濟橋在焉餘西距

分司一百四十里使司五百三十里北薄海南抵利

和鎮西接金沙東連餘中廣三十里袤二十里中為

草蕩凡七百三十有八頃東至餘中西至金沙南田至橫江稍北至海沙

凡百有四十九頃九畝八分其海防新堤起于豎江

稍逕場而西抵金沙境避潮墩散列于兩團凡四其

河渠曰官河發于金沙逕于利和鎮入于餘東竈河

發于官河達于東倉者為東汊河達于西倉者為西

汊河咸入于海而三接橋在焉餘中距分司百四十

里運司五百五十里北濱海南界通州西接餘西東

連餘東廣二十八里袤十一里中為草蕩凡五百八

十有八頃八十三畝北至海沙南至通州西至餘西草蕩界東至餘東草蕩界

田凡二百三十五頃七十有一畝其海防新堤起餘

東抵餘西境避潮墩散列諸團凡十其河渠曰新運

河舊河坍入于江此河蓋濬自近年故名發于餘西折而東南逕于正

倉入于餘東竈河發于運河西折而流于馬竈港張

竈港會于王竈港入于海東折而流于唐竈港會于

周竈港入于海而木橋場南運河上在焉餘東距分司百



八十里使司五百二十里北濱海南界通川西接餘  
中東連呂四廣有七里袤四十二里中為草蕩凡一

千三百十有六頃五十七畝三分  
東至呂四曹嚴漥西至餘中周竈墩

南至運河糧田北至海沙田凡若干其海防新堤起曹嚴漥西抵

餘中境避潮墩散布七團凡十有四其河渠曰運鹽

河發于餘中東入于呂四竈河東北流為張尚河港

西仇竈河李竈河達于東三倉東便倉仇竈倉李竈倉五竈河

新竈河達于西二倉咸南發于運河通于江爛漥港

之通豐慶團歇御港之通神液團王竈港青沙埭之

通永安團咸入于海而永安東西二橋俱跨場西河上永寧場前河上

永豐場東河上四橋在焉呂四距分司二百三十里使司

五百七十里南盡于江東北薄于海西接于餘東廣

二十二里袤五十里中為草蕩凡二千八百三十有

九頃二十畝東至老岸西至曹嚴漥南至南六段北至海沙田凡三十有八

頃七十一畝四分其海防新堤南起大河口折而西

抵餘東境避潮墩散布三團凡十有二其河渠曰運

鹽河發于餘東逕于西便倉達于正鹽倉而止竈河

南發于江曰東周河納于岸河入于瀝水漥曰山港

會于露御夾納于泗港入于海張方并非字港深港

咸發于海匯于團橋梁無由石港而東北為掘港西北

為馬塘為豐利凡三場掘港距分司五十里使司四

百二十里西連馬塘餘三面阻海廣五十二里袤三

十里中為草蕩凡萬有五十三頃三十畝南抵馬塘西北抵豐

利東南北俱抵海沙田凡千二百五十四頃三十有九畝六分

其海防田范堤北起古墩迤邐而西入馬塘境避潮

墩散列四團凡八其河渠曰運鹽河發于馬塘折而

東南匯于正倉竈河發于運河逕于減水閘達于便

倉會于南凌河入于海而東濱佑聖東河上通海香亭東河上

二橋在焉馬塘距分司三十里使司三百八十里東

南阻海北連豐利西帶汊河廣三十五里袤三十里

中為草蕩凡一千一百二十有一頃二十三畝南至海沙

東至掘港西至石港北至官溝田凡五百十有七頃六十五畝九分

其海防曰范堤起彭家缺抵運鹽河口避潮墩散列

二團間凡四副使高宗本捍海堰記云揚州東南去五百餘里入海門地界直至料角嘴是

為江海相會之處江水姑置勿論海水自料角嘴蜿蜒亘西北直抵淮安之鹽城蓋七百餘里呂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石港掘港馬塘豐利拼茶角斜等場鹽課均皆隸焉各場海水日夜相盪摩故土皆

鹹鹵以之煎鹽則享無窮之利以之種藝則不宜於稼穡以是前代皆築捍海堰外以禦鹹鹵內以養田苗由是場民得以安其生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任江南節度判官自鹽城築堰直抵海陵綿亘兩州使海潮不得浸淫五代偽唐李昇與宋開寶中泰州刺史王文皆嘗修築至天聖初泰州刺史張綸專圖修復時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悉力助之謂當移捍海勢而西庶避其衝仍壘石以固其外延袤迤邐如坡形焉不與水爭雖有洪濤巨浪豈能奔激堰成於五年之春長一百四十三里零一百三十六丈仍置海陵兵專防罅漏後民蒙其利三州皆立張范祠然人皆以范公堤名之以多出於仲淹之所為也後海門尹沈興宗通州守狄遵如臯尹魏甫元興化尹詹士龍亦皆修築惟呂四一場當國朝洪武二十三年七月內海潮汎漲海堰崩壞場民被水而死者三萬餘人海門縣官以疏聞起倩蘇松淮揚四府人夫修築永樂九年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公瑄起倩淮揚二府人夫又重築焉成化二年七月內及成化七年

九月內兩度海潮衝激海堰復壞共缺口七十二處計一千一百八十餘丈及餘東掘港等處亦有衝壞缺口又未修築民甚苦之成化十三年巡鹽侍御咸寧雍公泰按臨呂四竈民盧恭等舉以為言雍公慨然以為已任且謀之巡撫都御史豐城李公裕李公亦躍然曰是必行之其無疑雍公乃設法以備糗糧屯於要害之處起倩沿海民夫兼各場竈丁凡數千人經始於呂四以達於餘東掘港等處衝決之甚者仍委運司副使洛南柴公秀武林金公鼎備禦指揮任公恭協率千戶王舜臣呂四場大使東平劉英餘東場義官張玘量缺口之小大計工程之久近夫役之多寡而各任其責焉以是歲八月刻日起工蓋逾月而其河渠曰運鹽河發于丁堰逕于鹽司納于周家凌入于掘港折而東北會于袁家凌達于豐利折而西南為韓家港為黃家河達于石港折而東南為

東運鹽河達于倉

東便倉西便倉

而水關

場前官仁和副使

翟鑑

迎恩

場西袁家凌上

二橋在焉豐利距分司九十里使

司四百里北濱海南接馬塘東抵掘港西連拼茶廣

三十里袤三十三里中為草蕩凡一萬八十有八頃

東至掘港西至拼茶南至周家港北至海沙

田凡百有二十二頃六十九

畝三分其海防曰避潮墩散列三團凡六其河渠曰

官河南發如臯折而東匯于月池北流而為黃沙洋

達于便倉渚于鄭公壩由甜水港東折而逕于鹽司

為濫港會于灣港入于海會于鹽港達于東團新河

發于運河會于周家凌達于三港入于海越河發于

新河達于仇家河入于海而水關

場西北

永豐

場前

上永寧

仇家河上

東橋

濫港上

歐家

甜水港上

四橋在焉曰淮安

分司在使司東北古鹽城洛要之境今隸十場開治

于安東

侍郎胡邊陲倚重鹽利以佐不逮兩淮之利寔最天

重濟支家河記云我

國家供餉

下淮北舊設鹽運分司旁有支家河者東接海州達

之淮西由碩項諸湖而出邳循海而北直抵徐瀆諸

場南匝安東境鴻濬四達商舟利涉而民運罔艱后

忽壅底洧為沙莽綿亘斷續舟阻不復行者十餘年

矣上下交病徒以力役孔艱或莫先舉荏苒以至今

日商人劉禎輩疏情聞于朝乃下工曹議覆奏

可檄飭興事時巡鹽侍御陳公祇承上意慎委托

以圖厥成乃謀於都運范公以副運徐公綱領是役

奏

唱之曰毋辭紛毋惡瘁毋忤勢以裂地紀毋鑿智以  
 俾人情罔通徐公乃親履周視按往蹟采庶言規畫  
 綜理戒羣隸而日程以工役大則費不可縮事殷則  
 勞者不能遍致嘘煦人見夫大利未就而小害之左  
 扇也胥動浮言以撓執事者徐公不色沮而役加勤  
 侍御乃風之曰母惑人言母渝初志心苟母瑕水可  
 鑑而功與流也徐公益用自許而致期告成蓋始於  
 嘉靖甲午仲春五越月而工既事矣塞者疏隘者廣  
 淺者深以深背者導而入故流改觀匯然巨浸計濬  
 決所迄築鑿所竟為里者若干為閘者一為堤者六  
 為堰者五所以謹蓄洩防汜濫者無留智焉商利復  
 矣不但舊矣而且漣冰海贛之民昔罔舟楫之便今  
 皆會通貿遷往來矣夫是役之當興也久矣而興之  
 猶難如此毅然曾不以難自廢而卒銷伊始之譁如  
 此乃知政窮當變時不可自失也民訛當鎮言不可  
 盡徇也功立而謗弭人心物論之公要亦不可又誣  
 也已執已以犯其勞徐公之斷也任人而假之柄陳  
 公之明也協心以相之成范公和衷之美也皆可書

也商若民僉樂其利而懷其惠相與勒石圖不朽予  
 固非敢伎也陳公諱鎬范公諱總徐公諱元祉以地  
 官郎左遷云叅政李元景濟閘壩記云政莫大於兼  
 善事難得於兩全兼善者公天下為心也兩全者天  
 下之才也心體也才用也體用全而君子之道備矣  
 淮近海有鹽權權有所所有記大約便商也商弗便  
 權弗行批驗奚施便商良是已所之移也固宜然通  
 所有河河通則鹽行欲通河以便商而於民田有弗  
 便焉是偏矣君子兼善之心固如是乎然通河之策  
 有二一曰堰二曰壩堰今行壩今廢試論堰堰匯水  
 也築堰則病田決堰則病商堰雖行猶弗行也徐子  
 相之曰是可更易為閘閘居高地典守以役啓閉以  
 時水少則蓄商奚病水多則洩民奚病是一舉兩得  
 者更堰為閘是已試論壩壩引水也取土則水益深  
 培土則路益峻路峻則潮生有待水深則剝載無難  
 是可行今弗行也徐子相之曰是可復仍為壩洗故  
 道二三里以達海濱濬舊河十五里以達板浦是一  
 勞而永逸者仍復舊壩是已夫治新閘復舊壩徐子

之見偉矣不幾於專乎曰徐子嘗以所見達諸司之上者矣憲臺則古柳陳公巽峯斷以成之巖臺則遼左范公潘溪公以薦之同寅則箴菴魏公秋成吳公鳳村馬公訥菴程公人和李公又從而庸王之則倡源者徐子也而濬流揚波者非徐子也噫嘻茂哉以是行之殆弗專焉矣乎又曰徐子固非專也民能免於弗勞財能免於弗傷邪曰二工估計取之公帑者什一多商捐貲效力自相趨赴徐子惟起倩以時激勸有方而已故弗告病而告成財無所傷民無所怨是有兼善之心而又有天下之才者也徐子名元祉字良夫陝西鞏昌府秦州人先以名進士拜官戶部郎中以忠直自許暫屈今官遠大不可量也豈直今日壩開二事之善而已哉

由安東踰淮而南為廟灣為新興為伍祐為劉莊為白駒凡五場白駒距分司三百八十里使司三百里東北界于劉莊東南界于草堰西抵興

化海溝河廣二十四里袤三十里中為草蕩凡一千四百五十有八頃七十五畝東至煎鹽團竈西至范公堤南至草堰北至劉莊界田凡一百二十有五頃十有八畝九分其海防曰

范堤起劉莊南抵草堰境避潮墩散列三團凡六其河渠曰運鹽河發于白牡垵在秦州會于海溝河通于

劉莊東南流為舊閘河達于東倉止于范堤東北流為新聞河止于馬家舍歷新聞折而東南為牛家河

逕于倒水灣散于三團入于海而永寧場西官蘇氏

場楊家場西廟橋四橋在焉陳音水閘記云兩淮南都轉運司所轄蘇氏

凡三十白駒場其一也其地與淮之鹽城揚之泰州興化相毗東連鉅海西泊諸大湖湖海善汎溢昔人當水衝甃石開以備蓄洩水不厲于民湖上平疇極目可稼可漁海涵可離舟可四達居民享其利甚博而商賈多集自開廢不修土崩石泐歷歲久滋弊存大水瀰漫皆東奔入海涸可立候而田為槁或海潮湧溢輒瀉滷于田雖沃土亦不有秋舟楫多虞離民失業商亦罔資以獲息怨咨載路更數十載未有能運籌以遏患者成化癸卯秋侍御大梁李君奉命總理兩淮鹺政下車明法禁屏奸蠹恤憫瘼民大感服越明年春遍巡諸場至白駒見廢聞咨于有衆憮然嘆曰是聞關民生利病非小而久廢至于斯死吏慢以殘民者歟遂募商出諸鏹擇公慎者宰其事誅日庀工具畚鍤鳩木石而經理之始事於甲辰夏四月朔至秋八月晦而落成焉都運袁君自岷屬予紀其事于石於戲水為六府之一所以濟利乎民但防之失其道則漂蕩昏墊其禍有不忍言者自古明君良吏必以治水為首務矧湖海之旁水患尤多而防

制尤不可緩者乎君憲節所臨使是聞父廢而復興生民去害以就利其功寔大以遠是宜民心舉不能忘而欲紀之以垂於後也今憲臺膺命以出率歲一終更徃徃趣治目前事以支歲月能深卹民隱為開無疆之利此予所以重嘆賞而表揚之後之司鹺政職民牧者尚以時修葺庶能保茲豐功於不墜乎君名孟暉字時泰與兄戶科給事中時雍皆起壬辰進士雄才鉅志所施未可量茲特其囊錐之末見云

劉莊距分司三百七十里使司三百二十里東北阻

海北連伍祐南接白駒西界鹽城廣若干里袤四十

里中為草蕩凡三千五百五十有四頃東至七竈團西南至九里墩西北至鹽城北至泉溪

田凡六百四十有八頃七十八

畝二分其海防曰官塘岸即范公堤南起邗灌口折旋而

西北入于伍祐其河渠曰運鹽河南發于界河口折而西逕于新開河達于新倉由新開而北入于伍祐折而西南循官塘岸東逕于舊倉納于新開河竈河發于運河流為古河口者達于鶴脚河入于海為七竈河者達于新團河入于海達于八竈團者曰八竈河達于大團者曰大團河達于小團者曰小團河咸遡入于小港口納于八竈河入于海第一河發于毛濫港逕于金家灘第二河發于橫子河會于南灣第三河發于南灣第四河發于北灣會于黃蒲港泉溪

入于河而永安

場中青龍

關廟東拱鎮

場北畧阜

場西

便民

三賢祠左

運鹽

舊倉東

通倉

北倉門左

太平

拱鎮右新橋

舊倉東南

十橋在焉

伍祐距分司三百七十里使司三百

三十里東迫海南接劉莊西北界於鹽城廣若干里

袤四十五里中為草蕩凡三千三百四十三頃

東至海灘

西至官界溝馬家溝東南至劉莊泉溪西南至劉莊新河北至鹽城第一溝

田凡四百九

十有三頃三十七畝七分其海防苑堤起劉莊泉溪

迤邐而北抵于鹽城境避潮墩散列于十團凡六其

河渠曰運鹽河南發于泉溪口北匯于珠溪達于鹽



城入于射陽湖竈港發于運河曰瓦龍港四竈港葛

家港散于海洲三舍入于海曰老人港狗溪港紀家

港達于廣利十團入于海曰烏港項岡河蚌沿河白

灘沙港古河湛港新河越河吉家河羅家河鐘家溝

諸水咸發于界溝入于河而關橋場南孫廟橋場南

貞通濟場東副使永福關廟前陳四橋在焉新興距

分司三百里使司三百六十里東薄海西據杜家岡

南界鹽城北連廟灣廣石千里袤若干里中為草蕩

凡一千一百有十頃東至運河海沙西至杜家岡田

凡二百二十有七頃七十九畝一分其海防曰范堤

起鐵柱岡折旋而東北抵廟灣境避潮墩散列諸團

凡四其河渠曰運河發于杜家岡會于汭河南通于

鹽城東逕于上南竈達于火伏溝遶海東南北竈入

于海北歷于朱家壩豬于正倉達于便倉逕于沙團

竈入于海沙玉河發于杜家岡北逕于二堡北新竈

達于響水港入于海廟灣距分司百有六十里使司

五百有四十里東北際海西控淮南抵鹽城東南連

于新興廣四十里袤九十里中為草蕩凡八百二十

有四項

東至海西至射陽湖南至浦子港新興界北至當前港賀家溝

田凡二百五

十一項十有三畝三分其海防曰范堤起流團浦迤

運而西北止于淮

捍海堤堰起呂四者盡於此

避潮墩散列竈團

間凡四其河渠曰運鹽河發于射陽湖折而西北逕

于鹽倉達于賀家港入于淮折而東北達于張溝匣

子蛤蜊二港散于諸團入于海而會龍

場南運河口劉翥建

通

濟場東北

東橋

場西陳

石灰浦

場西郭

五橋

在焉由分司而東南為莞瀆東為板浦踰海洋東北

為徐瀆浦西北為臨洪為興莊團凡五場莞瀆距分

司百有二十里使司五百里東薄海西抵大湖南帶

遏蠻

河

北拒蘆石

山

廣若干里袤若干里中為草蕩

凡二千一百頃

東至大海西至海堤南至遏蠻河北至祝項河歸併天賜蕩地九百五十

四頃五十畝東至廟灣三竈西至淮北至海南至官岡

田凡四百二十有八頃

一分其海防有捍海堰南起海口場西抵蘆石避潮

墩散列諸團凡四其河渠曰官河發于五港口納于

大湖西北入于板浦由官河而東曰莞瀆河會于蕩

溝一帆

河

五丈

河

永洋

河

祝項

河

灰灣

諸水達于南

北團倉入于海而大浦堰小浦堰

鹽河東北

在焉板浦距

分司百有五十里使司五百二十里東北濱海南帶

祝項河西控漣河廣九十里袤三十里中為草蕩凡

六百三十有一頃六十二畝東北至海西至一帆河南至張鰈溝祝項河

田凡一千三百二十有七頃六十七畝八分其海防

曰避潮墩散列九團凡十有四其河渠曰運河發于

大湖逕于南倉折而西北匯于景濟壩便倉折而北

逕于北倉入于海折而南會于卞家灣逕于磨行口

破王河一帆河碓嘴灣拷桡灣鰻魚溝諸水咸發于

運河達于諸團入于祝項河而通海場便益場徐

家場西鎮東龍王廟前鎮西關廟東五橋在焉臨洪距分司

二百四十里使司六百七十里東薄海西據馬蹄山

北界贛榆南抵新壩廣若干里袤若干里中為草蕩

凡二千九百九十頃五十有二畝東至塘泥溝西至馬蹄山北至范家

口團南至官坊田凡一百二十七頃六十七畝九分其海防

曰避潮墩散列諸團間凡四其河渠曰官河發于安

東逕于正倉者匯于石橋河達于倉頭口逕于浦北

倉者匯于尹家河達于孟家口逕于三墩坡者匯于

東官倉達于東官口入于海而大橋場新團場浦北

場西北俱大三橋在焉興莊團即天賜場舊在海州使陳清創建惠澤鄉今遷贛榆城

東更名距分司三百四十里使司七百七十里東臨興莊團

海西界贛榆南接臨洪北據分水嶺廣若干里袤若

千里中為草蕩凡三百有十頃六十七畝五分東至塘泥

溝南至小河口西至大湖北至柘汪舖田凡百有七頃六十二畝八分

其海防曰避潮墩散列諸團凡四其河渠曰官河發

于大石橋者折而東南達于正倉入于海折而東北

逕于九里七倉達于朱峰口入于海發于沙河鎮者

歷于何兒團逕于范家口倉沙溝村倉達于清口入

于海發于嶺子竈南者逕于三墩坡倉達于小河口

入于海橋梁缺徐瀆浦距分司三百七十里使司七

百五十里在朐山東北臨洪東南海關渡口之北四

面阻海圍廣若干里中為草蕩凡二百八十有一頃

八十八畝東至海南至萬戶墩西至防隄北至西河田凡百有五十二頃

一百一畝一分地亢多山潮患莫能及其鹽運則由

土灣渡踰海達漣河口入淮而徐瀆浦場于公浦場

大義浦場西石山陰浦凡四橋焉

諸場錯列揚楚間區分域限風異氣殊蓋至賸而弗

齊矣大都楚饒山隴厥土堅瘠其俗多挾節負氣失  
則決烈而勁悍揚饒川澤厥土沙息其俗多含文履  
正失則靡弱而輕揚淮南子云堅土人剛沙土人細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豈不然哉然俗與時移繫諸習  
尚要未可以定論也余聞之長老 國初海氓率椎  
質奉法營營治鎬事習漁稼廣蓄聚蕃殖其生而無  
他嗜好乃後則稍稍憚本業攻淫末或逋蕩亡風軌  
矣四方弊賈操其奇贏逞逞遊蕩場肆間乘堅策肥  
履絲曳縞以塗眩愚氓之耳目鼓扇撼搖輒相則效

富者率衣綺縠畜豕樂廣伎妾文畫屋廬雕鏤器用  
競以侈靡相高至貧者亦嵒窰媮生而亡積聚得百  
錢卽鑿飲沾醉僂僂舞衢巷間然尤好博呼盧奪雉  
多貸以爲樂卽一擲傾其產弗惜焉鄒司成有言淮  
揚俗侈蠹之自商始非誣也然余又聞之自高文懿  
公以相業鳴景泰間而士多奮起於科第逮心齋王  
先生倡鄒魯之學則又寢寢以道德相許雖愚如鹵  
丁亦知有所謂賢聖歆羨之而不敢褻夫風俗貴同  
惡異協氣群風舍道德之一奚以哉故其幾在卽今

民心所慕者速導化之爾故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也草

### 土產志第四

鹽品以散為上

沈括云鹽品至多異域凡十餘種中國不減數十種公私通行者惟四種曰散

顆形餘隋志鬻海以成之其鹽散考索今謂之鹽次

末鹽散之為上者取其熬波而成治洽於海也顏師古云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隋志鹽

之鹽引池以化之考索今謂之顆鹽形如粟粒鹽為散之亞者取其自然而成也淮南之鹽熬於盤其形散淮北之鹽

曬於池其形顆鹽色有五青黃赤白黑圖經云南海

綠鹽出於者水石下狀若空青而淮鹽之色三曰青餘東諸場曰白鹽俱青色

餘中諸場曰黃丁溪草堰白駒劉莊伍祐青白者鹽

之正色也今貢陵廟者俱青白鹽五行水性潤下作鹹故鹽味

之厚者曰鹹苦淡甘辛者鹹味之雜也淮南之鹽其味鹹惟淮

北刮地而曬者稍苦焉至若地力不齊而出產多寡

隨之其最上者六場安豐富安梁塚東臺板浦呂四上次五場何塚豐利

餘東臨洪中七場拼茶劉莊伍祐新中次九場丁溪

徐瀆浦掘港廟灣草堰小下三場白駒西凡五等其育法以

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三四五六月地氣上

升滷液騰湧產鹽為多謂之旺煎月秋氣漸肅則鹽

漸減冬沍寒氣歛滷縮而火始住焉每場視籍戶多

寡以置竈每竈盤鐵四角泰州分司富安原額六十

分安豐原額一百五角增一百一十二角五分梁塚

原額一百二十角四分增四十角三釐東臺原額一

百一十六角今存七十四角九釐何塚原額六十六

角七分今存四十三角五分丁溪原額一百一十六

角七分今存七十一角九分草堰六十五角八分小

海三十一角五分斜二十八角七分拼茶八十角

五分通州分司豐利原額四十三角增十四角六分

五釐七毫九絲馬塘三十七角掘港原額一百一十

四角今存八十九角五分石港原額四十一角一分

一耳增三角一分西亭原額三十七角九分今存三

十一角二分二釐五毫金沙五十九角六分餘西三

十二角餘中原額七十八角二耳今存六角餘東一

百五十七角呂四原額無考今無存淮安分司白駒

原額七十一角今存五十六角五分劉莊原額一百

四角二耳今存八十八角伍祐原額八十八角今存

六十角新興原額十一角今存五角廟灣原額六十

四角今存五角興莊缺莞瀆原額六十四角三分今

存四十二角三分板浦原額七十六角今存四十七

角三分五釐臨洪原額八十角徐瀆浦原

額二百九角今存一百六十二角五分 凡一千九

百二十六角二分五釐同竈人輪以前滷輪次未逮

則煮鐵以需之鐵形如釜而大泰州分司富安四百

三口安豐四百十六  
口梁塚二百二十八口東臺無何塚五十三口丁溪  
二百二十七口草堰一百六十口小海七十四口角  
斜無拼茶無通州分司豐利一百一十三口馬塘無  
掘港五十二口石港九十九口西亭無金沙四百三  
十二口餘西四百四十一口餘中七十二口餘東一  
百三十口呂四一百二十七口淮安分司白駒十一  
口劉莊五十九口伍祐無新興十口廟灣  
十一口興莊莞瀆板浦臨洪徐瀆浦俱無 凡三千一

百一十有八口督竈則以總催促煎則以竈頭同竈人歲輪役之竈置埤場以曬灰大者百餘石小者七

八十七石

泰州分司富安原設一千五百二面增置一千六百一十四面安豐原設七百五十面增

置一百面梁埤原設九百八十七面增置三百四十

二面東臺原設六百二十四面今惟五百六十面何

埤三百二十三面丁溪原設五百八十二面今惟一

百二十面草堰原設一百二十面增置三百六十面

小海五十五面角斜原設二百五十五面今惟八十一面

併茶原設一百六十六面增置四百三面通州分司

豐利原設一百八十面增置一百三十面馬塘原設

五百六十七面今惟二百五十七面掘港原設二百

一十面增置六百七十面石港原設九百三面今惟

八百一面西亭原設五百一十八面今惟二百五十

一面金沙八百一十二面餘西原設三百五十七面

增置一百八十面餘中原設五百三十面今惟三百

三十二面餘東原設九百五十面今惟八百六十五

面呂西六十面淮安分司白駒八百八面劉莊原設

六百面今惟五百八十二面伍祐五百二十三面新

興二百七十四面廟灣八百二十四面興莊缺堯瀆

兩淮圖志卷之三

三九



口小海八十三口角斜原設一百二十五口今八十一口拼茶原設三百二十四口增置三百二十六口通州分司豐利原設九十口增置二百二十口馬塘原設五百六十七口今二百五十七口掘港原設一百七十八口增置七百二口石港原設一百八十四口增置六百一十五口西亭原設一百二十二口增置六十一口金沙原設四百一十五口增置四百三口餘西原設二百五十一口增置二百八十六口餘中原設一百七十二口增置一百六十口餘東原設一百二十六口增置七百二十九口呂四九十口淮安分司白駒原設一百六十九口今一百二十口劉莊一百七十五口伍祐一百三十五口新興二百六十四口廟灣十一口興莊六百四十三口莞瀆原設八百四十六口今一百二十九口板浦二千六百一十口臨洪原設二千八百六十六口今八百七十口徐瀆原設五百二十三口增置三百三十一口凡萬有六千九百九口跨涵池盤竈而屋之以避風雨謂

### 之竈房

泰州分司富安原設八十二座增置四十八座安豐原設一百四十六座增置五十座梁塚原設九十二座增置一百二十三座東臺原設八十四座增置四十六座何塚原設六十一座增置十三座丁溪原設九十座增置二十座草堰四十座小海二十座角斜原設二十五座今存二十三座拼茶八十二座通州分司豐利三十座馬塘原設三十二座增置四座掘港原設五十九座增置二十一座石港原設六十四座今存三十座西亭原設四十四座今存十八座金沙原設六十一座今存五十四座餘西原設三十一座今存十九座餘中原原設三十六座今存五座餘東原設六十三座增置八十二座呂四六百二十座淮安分司白駒三十座劉莊原設三十五座增置十五座伍祐原設三十二座今存三十座新興原設三十座今存十六座廟灣十一座興莊二十三座莞瀆原設二十座今存十六座板浦四十八座臨洪原設一千六百座今存凡三千九百六十座

應煎日取池滷注盤中煎之盤四角搯爲一織葦攔盤上週塗以蜃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燒鹽六盤盤百斤凡六百斤爲大引鹽一餘二百斤詰旦仍出坑灰攤曬埤場間至申俟鹽花浸入灰內仍實灰於坑以取滷其試滷必以石蓮投之滷中沉而下者爲淡滷浮而橫側者爲半淡滷煎之費菹薪必淨而立於滷面者乃昏入盤煎之頃刻而就將乾仍投以阜角數片鹽始凝結至於積灰則又以年久爲良滷水漬潤出鹽尤多然久旱則潮氣下降土燥而

鹽不生花久雨則客水浸溢埤場沾濕曬灰反致銷蝕故以灰取滷必雨暘時若而後鹽始豐若淮北諸場其取滷則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鍤起鹹灘潮灘土曬乾實土池中注水取滷如灰淋法每竈各砌磚石爲大曬池旭日晴霽挽坑井所積滷水滲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煩鑿鑿之力即可掃鹽以輸官少陰晦則絕無鹽故淮南謂之火鹽淮北謂之曬鹽

余觀兩淮造鹽法出於人力者蓋甚艱矣然天時所

係尤重焉昔人有為鹽丁嘆者其卒章曰中和一致

雨暘時煎曬應無當日苦余嘗謂其為知道焉郭五常鹽

丁嘆煎鹽苦煎鹽苦瀕海風霾恒弗雨赤鹵芒芒草

盡枯竈底無柴空積滷借貸無從生計疎十家村落

逃亡五曬鹽苦曬鹽苦水漲潮翻灘沒股雪花點散

不成珠池面半鋪盡泥土商執支牒吏敲門私負公

輸竟何補兒女嗚咽夜不炊翁嫗憔悴衣藍縷古來

水旱傷三農誰知鹽丁同此楚我欲挽回淳古風深

慙調燮無絲補且以仁煦摩且以義鼓舞勿使心如

墨勿使政如虎中和一致雨暘時煎曬應無當日苦

夫惟中和致而後又肅之德備又肅備而後狂僭之

咎無狂僭無而後恒雨恒暘之患息是謂奉順天道

斂福錫厥庶民民忘其勞苦而公課登矣邊圉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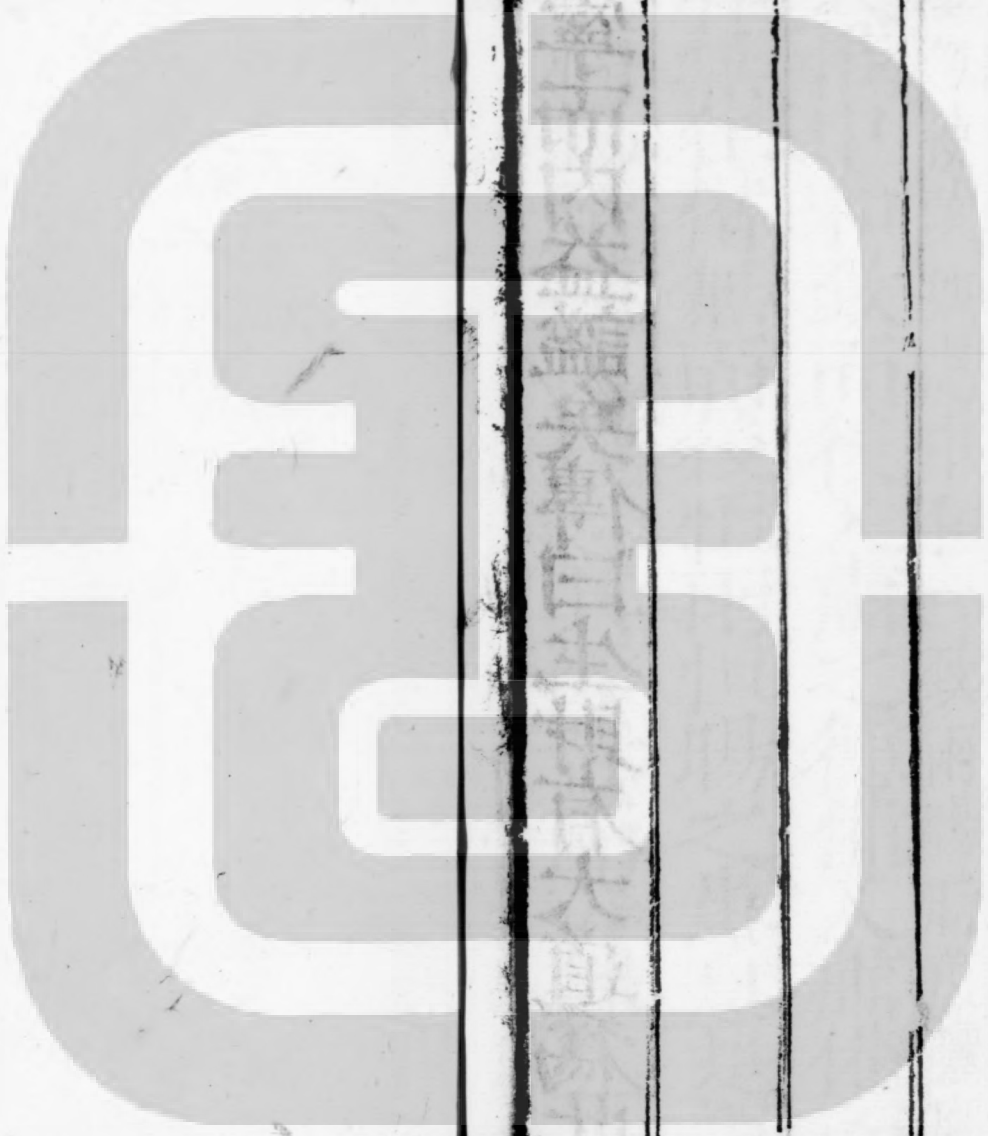
外寧而內益謐矣傳曰生財有大道為此詩者知之

兩淮鹽法志卷之三



三十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a traditional woodblock print layou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main text area, possibly a title or subtitle.

